

有文风轻松欢脱的沙雕文吗？

陛下终于下旨，说要诛我九族。

我实在太高兴了，在屋内忍不住想要大叫。

这次任务结束，我就可以回到地府，继续做我的押魂使。天知道为了完成阎王给的这劳什子任务，我在人间已经待了多久。

十八年！十八年啊朋友们！

【已完结】《地府之前》

在做人的以前，我从未想过人间时间过得如此之慢。我以为人嘛，区区几十年寿命，一眨眼也就过了。所以当阎王发任务的时候，我自告奋勇。

昔日，我威风凛凛，如今，我悔不当初。

可今日，我太兴奋了，我终于要完成任务，功成身退了。房间内，我扒在门上、窗户上，四下确认无人，便摸着颈间玉佩，低声儿唤道：

「大人，大人…大人…」

我叫了许久，玉佩那边才传来懒散的声音：

「说…」

我压着嗓子，可压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声音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欣喜若狂：

「姜叶颂终于要被诛九族啦！我马上就能回地府了。」

「哦？」 阎王大人极其敷衍：「何时？」

我回道：「传闻，午后会来下旨，秋后执行。」

「那也就是说还没接到圣旨…」 阎王觉得我又在传递虚假信息，于是十分不耐烦。

「不不不…」 我连忙道：「这次八九不离十。姜叶颂她兄长造反，已经被逮了。」

「哦…」 阎王声音平淡，好似对这些凡尘事已经见怪不怪。他又「嗯」了一声儿，说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秋后黄泉相见了。」

这话说完，阎王便消失了。任我如何找他，他都未曾再应过一句话。几日后，在大牢里，趁着万籁俱寂，我悄悄问了地府的其他鬼差，才知道地府忙了起来，阎王张罗着，大张旗鼓地要迎接什么人。

害…

怪是不好意思的。都是老鬼了，也不是没见过，又不是很久没见，不过一十八年，何至于此？

我暗暗扒拉手指头，算着回地府的日子。若是幸运，兴许赶得上这个月的鬼市，再巧一些，阎王大人冥诞也赶得上。

我琢磨得好好的，可是行刑前的夜里出了岔子。不知哪个不要命的，撂倒了所有狱卒，要带我逃走。

「我不走！」

彼时，我十分决绝。

眼看着临门一脚，谁跟他走谁是傻子。

那人挺惊讶，眼珠子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最终一掌下来劈昏了我。

害…

人类的肉体，就是如此脆弱。

【2】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。时候不早了，估计着该斩首的也斩首得差不多了。

我呆呆坐在榻上，生无可恋，死也赶不上趟儿。

不行…我要死。

信念坚决，我迅速下榻，屋里屋外找寻着趁手的兵器。

让人生气的是，这屋里屋外，连房梁上我都爬着瞧了，愣是连个绳子都没有。

撞墙？我心生一计。

可四下一看，竟是个茅草屋。

茅草屋…能撞死人么？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。我真的不想撞不死，反撞成个痴呆。

我就这么站在地上琢磨，甚至想过以头抢地。终于，我决定了，还是出去死。

可我这一只脚刚伸出茅草屋，便瞧见了那个踏着台阶走上来的
人。

「闵荀…」

我惊呆了。

这不是下令诛我九族的小皇帝么？他这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？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我即刻束手就擒，迫不及待地把脖子递了上去：

「你杀了我吧。」

小皇帝微微蹙眉。

害…就地正法这么仓促也确实不符合人间事事烦琐的程序。于是我缩回脖子，乖乖伸出两只手腕：

「给我铐回去吧，明天送我归西。」

说完，我有点儿担心小皇帝误会我拖延时间，于是又补了一句：「当然，今天行刑也不是不可以。」

小皇帝那眉毛拧得更紧了，他盯着我，语气不容置疑：

「你恨我。」

我摆了摆手：「你想多了。」

小皇帝咬了下牙：「可我…诛了你九族。你该恨我的。」

「我…」

算了，多说无益。他说恨就恨吧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啥时候能死。

「咱们什么时候走？」我问。

「去哪儿？」小皇帝装傻充愣。

「回去…行刑…？」我试着提示。

小皇帝一脸无语，我听得他强压着怒火，对我解释道：「昨日，是我救你出来，又为何要再带你回去。」

「哈…？」我愣住了。

小皇帝说：「你放心，已经偷梁换柱，没人知道你还活着。过两年等事情淡了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身份，你就可以…」

「且慢…」

不等他说完，我便打断了他，缓缓伸出颤抖的手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

「你的意思是说…诛我九族…偏偏落下我一个？」

其实我想说的是…难道就差我一个了么？

小皇帝看着我，试图解释：「颂儿…你父兄造反之事不平，难以平朝堂，难以平民愤。可我知道，这些与你都没有关系…」

「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关系？」我蹙眉看着小皇帝：「这事我也有参与。确切来说…是我出的主意。」

小皇帝一怔，眼角颤了一下，身子一晃，差点站不稳。

「颂儿…你…」

他无语，我更无语。

明明我已经把证据摆得好好的了，可这凡人小皇帝怎么就活生生看不见呢？

算了，多说无益。

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走？」我问。

小皇帝好像难过多于生气。他红着眼睛，眼眶里噙着泪珠儿。他问：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」

为什么…为了完成任务，顺利回到地府…但我不能说。看来，我若不能给他一个看似真实的满意答复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

我正苦想，他忽然问：

「因为李穆禾？」

「谁？」我晕头转向。

想了一会儿，才想起他说的那个短命少年郎。昔日大将军府的嫡子，亡于弱冠的少年将军李穆禾。

「对！」我睁大眼睛看着小皇帝，压着嗓子，冷冰冰道：「若不是先皇昏庸，将军府不会蒙受不白之冤。若不是你视若不见，李穆禾他不会反！若不是你以我作饵，李穆禾也就不会死！」

我一连气儿得说着，一颗心拧巴得极其难受。可也就只是这凡人的肉身难受罢了。说实话，我并不难过，甚至有些忘记了那孩子的样貌。

那小皇帝脸色铁青，嘴唇颤着，还在解释：

「我说过很多次…我没有拿你做饵…那是…」

「够了！」

我依旧没有让他把话说完，因为我觉得那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这凡人的躯壳如今透不过气来，憋得我十分难受。我迫不及待要离开这具肉身，回到地府去逍遥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眼尖得发现小皇帝的腰间别着一把佩剑。

对不住了，看来要死在你面前了。想着，我飞奔过去，极其迅速地抽出他的佩剑。

「闵荀，黄泉路上，我等着你。」

说罢，长剑横颈而过，我瞥见了喷涌的血溅在了小皇帝的脸上，瞧见了 he 错愕惊恐的眼神。我最后记住的，是他瞪着眼睛落泪，仰头痛哭。

我死在了他的怀里。确切来说，十八岁的姜叶颂死在了他的怀里。

据闻，姜叶颂死前说的那句话被小皇帝一直记着，为了那句话，他心痛了整整三年，积郁成疾，直到死前，也无法释怀。

天知道，我想说的只是表面意思，我只是想提示他，我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他而已。

毕竟，我其实是个押魂使。

【3】

我是阴间的押魂使，品阶比一般鬼差要高出许多。除了在阎王面前，我也是不常笑的。地府之中，他们也都称我一声儿「林大人」。

地府的押魂使一共只有五个。有一个因为与九重天的神仙成亲，被带去天上了。有一个因为私放袅袅林的犯人被关了起来，还有一个因为得罪阎王，被调去当了孟婆。如今地府之中便只剩下我与檀逢两个押魂使。

彼时，他看见我，与我激动相拥，涕泗横流：

「兄弟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真是不知道…就剩我一个人…不…一只鬼…有多可怕…多孤独。每次单独去见阎王大人，我那是如坐针毡…如…」

「行了行了。」

每次听檀逢说话，我都觉得耳朵刺挠。

「最近地府张灯结彩，不是啥节日吧。」

我故意咳嗽着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檀逢老实点头：「不是啥节日。」

「嗯…」我故作深沉：「太隆重了，倒是也没必要。」

「有必要的。」 檀逢十分认真。给我又整不好意思了。

我忙摆了摆手：「也不是啥大…」

「你不知道，鬼王要回来了么？」 檀逢忽然打断我。

「鬼王？」 我一愣。

檀逢又点了点头：「八百年了，鬼王终于云游归来，我地府再也不用怕那九重天了！」

「可是我…」 我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。

我，地府首屈一指的押魂使林拂，去了那比地狱还要地狱的人间，卧薪尝胆一十八年，好不容易立功归来。竟跟鬼王云游归来这样的大事件撞到了一起？！

呜呼哀哉，何其悲惨。

但比这更悲惨的事，很快便出现了。

话说，鬼王回来以后那是相当看不惯地府近几百年来的做派，于是开始大规模整顿地府。阎王大人虽说不大乐意，可鬼王毕竟是当年幽冥之后，他也没什么资格说不。

自那日起，因为不称职而被送去投胎的鬼差一拨接着一拨，吓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与檀逢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只因鬼差少了，地府的活儿没人干，原本不属于押魂使职责范畴的事儿也堆过来不少。

某个瞬间，我竟有点儿想逃回人间，逃回那个已经被诛了九族的丞相府。

后来，我听死了的人说，黄泉路上，姜叶颂的父母兄弟还找了她许久。送他们往生的鬼差不忍心告诉他们真相，于是便说，她留在地府做了鬼差，不能再与他们同路。

他们不知道，我曾去送过他们的。我与我那被贬为孟婆的押魂使兄弟换了半晌的身份。

那个给他们舀孟婆汤的人，是我。

【4】

这日，我刚从黄泉回来，半个时辰后要去袅袅林同檀逢交班。我琢磨着先在宣琅殿打个盹儿，可不想，我刚坐在台阶上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感觉有什么人，哦不，有什么鬼在看着我。

我猛地抬头瞧过去，是个穿着官服的鬼差。

那鬼差瞧着眼生，似是个没见过的。他一直盯着我，盯得我有些发毛。

「新来的。」我冰冷的眸子直勾勾回盯着那个鬼差，问道：「你认识我？」

鬼差拱手行礼：「鼎鼎大名的押魂使林大人，谁人不知。」

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你为何盯着我看。」我问。

那鬼差反问我道：「大人不看我，又怎知我在看你？」

我无语地看着那鬼差：「你很无聊么？」

鬼差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：「刚送走了一只鬼，现在确实没什么事做。」

「哈？」我一阵惊讶：「最近死的人这样少了？人…人的寿命变…长了？」

回忆起当年我还是个普通鬼差的时候，那是没黑天没白天。哦，当然了，地府的白天也不算白天的。我是没黑天没黑天得卖命干活儿。这一年到头，就没有休息的时候。怎么如今轮到这些年轻鬼，就闲成了这副样子？

我正想着，只听鬼差淡淡道：「人的寿命再长也不过百年，还能长到哪里？」

听这鬼差的语气，多半是个新鬼，带着过去的记忆，还放不下生前的事。

害…

我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道：

「做鬼呢，最忌讳放不下。若投胎去也就罢了，可而今你做了鬼差，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。等再过了千八百年，你就会以为，凡间那区区几十载，不过就像一场梦。」

「梦…」鬼差喃喃念叨着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，认真问道：「所以凡间的所有于你而言，不过是一场梦么？」

「凡间？」我轻轻挑眉：「你听说过我，却没人告诉你，我当年是个死胎，就出生在地府么？凡间那场梦，我做都没做过。」

鬼差依旧不错眼珠儿地看着我，表情极其认真。他说：「我说的不是这个…我说的是姜叶颂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而后问道：「连姜叶颂的事你都知道？」

鬼差没有回应，只是自顾自又说道：「我方才送走的那只鬼，叫闵荀，他不肯投胎，还想再见你一面。」

「闵荀？」我又是一愣，随后问道：「他要见姜叶颂？」

鬼差看着我，直白问道：

「听闻你曾答应过他，会在黄泉路上等他。为何没有去？」

鬼差的声音竟透着一丝质问，问得我略微又有那么一丝心虚。

我弱弱道：

「你也知道，地府的押魂使如今只剩下我与檀逢，每日忙都忙不过来。昨日又有鬼夜闯裊裊林…我昨…」

「说到底，你终究没把他放在心上。」

鬼差忽然打断了我，乌青的脸色仿佛更阴沉了。语气沉沉，听着还有那么一丝丝…咬牙切齿？

我瞧着他奇怪，便问：「你与那闵荀是认识的？」

鬼差摇了摇头：「只是方才送了他一路，听了些你们的故事。总以为你并非如此绝情。」

说罢，忽然又问：「你什么时候去见见他？」

我沉默片刻，说道：「让他好生投胎去吧，我不见他。」

鬼差瞪起眼睛：「为何不见？他都死了，你也不肯见他最后一面么？」

这鬼好生奇怪。我见不见小皇帝，给他激动成这个样子做什么？

我狐疑地看了鬼差一眼，说道：「去见他一面，原本没什么不可以，我也曾打算这样做的。但而今他因此事滞留地府，便是生出执念。你们这些新鬼，总以为平了执念，人便可以往生。其实不然，圆满才会生出更多的欲望，这种欲望，最易炼化妖魔，是地府的大忌。所以，我是不会去的。你尽早送他去投胎吧，就当没见过我。」

跟这鬼差说了一会儿，我是困意全无。索性提剑起身，打算直接去袅袅林算了。

我刚转过身，鬼差忽然又道：

「他那么爱你，你就如此铁石心肠么？」

我蹙了蹙眉，耳朵一动，仿佛都听不懂鬼话了。我微微回过头，问道：

「谁和谁？你说小皇帝爱姜叶颂？」

鬼差初是盯着我看，随后轻轻点了点头。

我笑了：「是谁告诉你小皇帝爱姜叶颂的？」

鬼差道：「黄泉路上，闵荀亲口说的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真是不靠谱。」

「什么？」鬼差似乎没听清我说什么。

「他若是爱姜叶颂，为何要抄她满门？」我问。

鬼差没说话。

我又问：「姜叶颂死后可有名分？」

鬼差欲言又止。

我淡淡道：「听闻只有个无字碑，孤零零立在南莱山。」

鬼差依旧没有说话。

我见他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眉头蹙着，仿佛受到了打击，一时瞧着竟有些可怜。于是我劝慰道：

「尘世多纷扰，何苦谈论那些虚幻的东西？其实闵荀与姜叶颂如何，同你我又有何相干？你根本无须为此事烦忧。」

「姜叶颂，姜叶颂…」

那鬼眉毛拧巴着，摇了摇头：

「你口口声声姜叶颂，可那不就是你么？」

「我？」我眨了眨眼：「可我是林拂啊…我不过是扮演了姜叶颂罢了。」

那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

「可终究是你走完了姜叶颂的一生，与闵荀相处了十几年的，也是你。」

「我还是不明白…」我声音一顿：「无论如何，我也只是林拂而已，我从未当自己是过那个凡间女子。」

那鬼看着我，眼珠儿仿佛要掉了出来：「所以，你便从未付出过真心，对么？」

我轻轻笑了，毫无冒犯的意思，而是真的发自内心觉得有趣。我耐心解释道：

「我是阎王养大的，阎王自入地府就被挖去心肝。他既没有心，我又何来的真心呢？」

鬼差盯着我，盯着盯着竟然笑了。他点了点头，不知是喜是悲，只是瞧着表情有些阴森。

「原来是这样…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原来你比没有心的阎王还要绝情。所以林大人才能成为这地府之中最出色的押魂使，就连袅袅林中的鬼都闻风丧胆。」

鬼差的声音渐渐变了，幽缓冷涩，我一个哆嗦。

等等…这动静咋听着有点儿耳熟呢…

来不及多回忆，一片黑雾之中，只见那鬼差一挥衣袖，原本的鬼差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张陌生面孔，皮肤苍白，瞳孔幽深，细长的手指上带着一枚透着血丝的黄玉扳指。

他苍白的的手指缓缓转动着扳指，盯着我，轻弯了弯唇角，幽幽说道：

「有押魂使如此，真乃地府之幸。」

「你…」我愣着愣着，瞧着那黄玉，再琢磨琢磨这耳熟的声音…忽然反应过来，即刻拱手俯身：「鬼王大人！」

靠！吓死我了！鬼王这么喜欢捉弄人的么？还是说…考核这么突然就开始…啊不，就结束了？？？

鬼王声音透着寒气，似乎刚从寒冰地狱里爬出来，每一个字都结着冰碴。他冷冷笑道：

「林拂，人世间嗔痴怨念，你既都已抛却彻底，留在地府不免可惜。自今日起，便由你带着三号牢房的那些鬼，去阳间办差吧。」

「三…三号牢房…」

我吭哧着，剩下半句话还没挤出来，鬼王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「我…我是又要回地面上去了么…」

站在袅袅林外，我依旧难以置信，把此事说与檀逢。

檀逢怜悯地瞧着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叹了口气，只说了两个字：

「节哀…」

【5】

我回到凡间的第一个案子就有点棘手。

话说那雪桑谷中有只老鬼撒泼打滚，就是不肯跟鬼差走。每每鬼差出现，他总是能神奇躲开。一来二去，折腾了十年有余，抓他的鬼差精疲力竭。

说来此事为何难缠，还有一点重要原因。听闻那鬼死后几年，他那运簿无故被烧，只剩下残卷。地府为了盖住这事儿，不敢

声张。你说对他下死手吧，这鬼的运簿已经烧了，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没有生前的记载，也就无法证明他是由人变成了鬼。可若他不是由人变成的鬼，那地府就没那个权限去抓他。但你说不抓他吧，大家心里又都清清楚楚，这老鬼的确就是个死人。

这鬼才逻辑，困扰了地府足足十几年。直到近来鬼王肃查地府，办案的鬼差又将此事报了上去，于是便落到了三号牢房手里。

如今，我作为三号牢房的大哥，哦不，大姐，理所应当前往雪桑谷会会那只老鬼。

临走前，阎王大人怕我坏事，再三嘱咐道：

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」

带着满满自信甚至是微微自满，我又回到了地面上。

说起这雪桑谷，多年前我曾经来过的。以姜叶颂的身份在谷中学了两年医术。昔日，雪桑谷的当家还是莫连声，如今早就换成了他儿子莫英。

当莫英见到我的时候，吓了一跳。眼珠儿鼓着，手指颤着，嘴里阿巴阿巴个不停。

而我云淡风轻，相当有风骨地拱了拱手，淡淡然自报家门：

「在下昆仑林拂。」

此番三号牢房跟我上来的鬼名为苏温，此时也拱了拱手：「在下昆仑苏温。我与师姐此番前来，希望不会打扰到雪桑谷。」

鉴于雪桑谷那只鬼无比狡猾奸诈，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我决定给我和苏温捏个人间身份。而在人间之所以冒认昆仑的人，一来因为那地方山高水远，鲜与外界来往，露馅儿比较慢。二来因为昆仑在地面上很吃得开，极少有人敢质疑，更别说插手昆仑的事。

此时莫英终于回过神来，拱了拱手：「在下雪桑谷莫英，有失远迎。」

莫英又看了我一眼，而后吩咐谷中弟子带我们去安排好的厢房。

路过东厢，我隐约好似闻着一股松木香。我蹙了蹙眉，侧头问道：「雪桑谷除了我们，还有别的客人？」

那送我们去厢房的少年点了点头，而后微微愣了一下：「您怎么知道的？」

我又瞥了那东厢房一眼，说道：「是归玉城的玉松香。」

少年又点了点头：「的确，不日前，归玉城来了两位公子。」

「归玉城的人无故不出焚京渡，此番前来，难道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为了讨教医术？」我问。

少年欲言又止，好似有些事说不出口，沉默了数秒，才道：

「确不是为了医术前来，只是谷中发生了些事情，请归玉城的

公子过来帮忙。」

说着功夫，已经走到了房间门口。我也不好再作追问，只得作罢。将我们送到房间后，少年离开了。苏温一直盯着我，盯了好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：

「大人，你怎么会知道归玉城的事？」

「大惊小怪。」我把剑放到了书案上，边倒了一盏谷里新送来的热茶，边说道：「多年前，我在人间有任务，曾在这谷中呆过几年，那时候认识了归玉城的几个少年。」

说罢，我又想了想，改口道：「或许，现在也不能说是少年了。」

苏温问：「那你也认识莫谷主？」

我「嗯」了一声儿，说道：「当时他也就十五六岁，身子孱弱、也没什么天份，我从未想过，他会成为雪桑谷未来的谷主。」

苏温微微蹙了蹙眉：

「可是听闻雪桑谷莫英的医术很是高超，与昆仑薛冷、归玉城秦一迟并称北岭三绝。」

「那我就知道了。也许后来又有了什么机缘也说不定。」我说着，抿了口茶。

好死不死，听苏温这鬼小子一说，我就回忆起昔日的一些片段来。说来也是荣幸，人间所谓的北岭三绝，我竟认识两个。那归玉城的秦一迟当年的确厉害，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主儿，得理不饶人、无理辩三分，撒泼打混不在话下。可就这么两个最不像当家人的人最后成了当家，反而当年最清朗澄明的少年，早早见了阎王。

我时常怀疑，录命司写人运簿的时候也是胡乱下笔，敷衍了事。

见我失神，苏温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问道：「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」

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那归玉城的人会些法术，虽不及昆仑厉害，可也容易被他们识破。」

苏温若有所思得点了点头，许久，忽然倒吸了口气，一脸懵然看着我，缓缓道：

「不对啊…大人，我们是地府的差，又不是作恶的鬼。我们怕什么啊？」

我哼了一声，随手给苏温倒上了茶，耐心讲道：「谁管你什么差不差，地府不地府。你不了解人这种东西。人呢，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恐惧。在他们心中，世间万事万物，你不寻常便是异类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执念。」

苏温被我的学识深深折服，缓缓点了点头。忽然眼里闪过一丝精光，问道：「大人，那你说，归玉城此番受邀前来和他们的法术有没有关系？」

「你说那只老鬼？」我抬眼看向苏温，压着嗓子问道。

苏温「嗯」了一声儿，而后又露出一抹疑惑神色：「可我听此前来过雪桑谷的鬼差说，那老鬼虽说狡猾，可平日还算老实，没在人间惹出什么祸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雪桑谷是怎么发现他的？」

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得说道：「无论如何…我们都需得先找到老鬼再说。」

「其实我有个事一直也想不明白。」苏温问道：「他死了这么多年都不离开雪桑谷，是为了什么？」

的确，老鬼既有这本事，在雪桑谷范围内转悠都能躲过鬼差。若是出了雪桑谷，恐怕鬼差几辈子也逮不住他了。

「不离开雪桑谷无非两种情况。一，他不愿意走，二，他走不了。」我淡定说道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没啥见识的苏温对我已是五体投地。围着我，问了好些雪桑谷当年的情况。入了夜，我好不容易打发了他，刚刚躺在榻上，眼睛还未闭紧，便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尖叫。

我腾然起身，抓起案上的长剑，疾步走了出去。

「来人啊！！！」有人大喊。

循着声音，我很快赶到东厢，归玉城两个小公子住的房间门是大开着的。门边躺着个穿着雪桑谷衣服的少年，脸色青白，估计是被吓昏了过去。

一个少年几乎与我同步赶到，瞧着穿着应是归玉城的人。他还未跨进门去，已是目瞪口呆。只见一跟他穿着同样衣服的少年倒在地上，喉咙已经被划破，可是周围一滴血也没有，再看那尸体，已经成了一具干尸。少年面容枯槁，眼睛死死瞪着，我一只鬼瞧着都害怕，可别说那个第一个发现的凡人少年了。

「我在此看着，你快去叫人。」

我对那归玉城的少年说道。

少年也没什么防范心，对我匆忙拱了拱手，便提剑寻人去了。

少年走了，我眯了眯眼睛，问道：

「还记得是怎么死的么？」

不远处站着的，那惨死的少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自己的肉身，摇了摇头。

害…人刚死，总是很懵。别说你问他是怎么死的，你就问他是谁，他可能都答不上来。

「你是谁？为什么可以看见我？」惨死鬼看着我，不等我回答，便又问：「鬼差？你是鬼差？」

「我是地府的差，但不是来带你走的鬼差。」

我简短回答了他。

惨死鬼蹙着眉，没有说话。

我道：「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来带你的鬼差马上就会到。你不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么？」

「我能做什么？」惨死鬼问。

我问道：「还记得死前做过什么么？」

惨死鬼看着躺在地上的肉身，道：「我从外面回来…找谷里的人要了壶茶。然后坐在桌前等…再然后…我就倒在这儿了。」

虽说他这描述基本省略了最关键的部分。不过行吧，聊胜于无。

「我觉得我是中邪了。」惨死鬼忽然说道。

「邪？」我眉毛一拧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惨死鬼道：「在我之前，这里已经接连死了几个人，怀疑有鬼魅作祟。莫谷主才找上我们归玉城的。」

「鬼魅？」我盯着那惨死鬼：「为什么说是鬼魅？」

惨死鬼道：「因为他们死状凄惨诡异，且出奇地一致，不像是人为。」

「就像你这样的死法？」我问。

惨死鬼点了点头。

还不等我再说什么，惨死鬼忽然问道：

「既不是来带我走的，地府的差，为何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？」

我道：「你既死了，我也不瞒你。地府在追一只鬼，就在这雪桑谷中。」

惨死鬼眼睛一瞪：「岂不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？！」

「不对。」我道：「那只鬼死了有年头了，都没害过人。不可能突然作乱的。」

那惨死鬼好似有些不服气，此时脸色更加苍白了。他盯着我道：「那可是鬼，你怎能以常人的心态去看一只鬼呢？还有，你们地府究竟是做什么的？竟然放任死了多年的鬼为祸人间！」

我冷冷看着那惨死鬼，一字一字道：「你已经是一只鬼了。这样讲自己的同族，恐怕不太好。还有，这世上，有笨鬼，就有聪明鬼，而这些聪明鬼中还有一些尤其狡猾。地府也不是万能的，总有那么几只会暂时脱离掌控，你应该理解，毕竟我们也在尽力抓捕。」

惨死鬼没有再争白，只是淡淡道：「你应该是地府里最能狡辩的鬼了吧。」

我冷笑了一下，拱了拱手：「承让承让，押魂使林拂，敢问兄台大名。」

惨死鬼拱了拱手：「归玉城秦一行。」

「秦一行？」我愣了一下，问道：「秦一迟是你什么人？」

惨死鬼沉默片刻，才道：「是家兄。」

「同胞兄弟？」我问。

惨死鬼点了点头。

我看着眼前死了都站得挺直的秦一行，还真瞧出些秦一迟的影子。只是似乎两兄弟的个性全然不同，至少目前瞧着是这样。

「我死了，我哥恐怕会与雪桑谷没完没了。若是可以，烦劳姑娘帮我带句话，就说此番惨死只因我法术不精，归玉城莫与雪桑谷为难。若非如此，我秦一行死不瞑目。」

「你觉得你哥秦一迟会听我的？」我可不是不乐意帮他带话。只是一来给鬼带话等于自报家门，二来是秦一迟年少时便十分执拗，最是听不进劝说，我便是说了也没什么用。

惨死鬼没说话，我便又说道：「不过，我可以帮你从中斡旋些，免得你哥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」

「多谢。」惨死鬼点了点头。

「别忙着谢我。」我缓缓问道：「先告诉我你们归玉城都查出什么来了？」

惨死鬼道：「雪桑谷从两个月前开始有人离奇身亡。喉咙被划破，周身的血被吸干。可血去了哪里，始终没人知道。」

「所以你们觉得是鬼魅妖邪作祟？」我问。

惨死鬼点了点头：「梵音铃果然查出谷中有鬼，只可惜，我到现在也没见过它的样子。如今看来，应该就是地府找的那只。」

「我…」

我刚一张嘴，身后忽然传来一群人的脚步声，不多时，一帮人嗡得一起出现了。

眼前景象给他们一个一个吓得不轻。莫英此时脸上毫无血色，比那躺在地上的惨死鬼也差不了多少。

「那鬼…鬼…鬼又来了！」莫英身边的少年指着惨死鬼的尸体口中念念有词。

莫英咬了咬牙，对身侧归玉城的少年道：「是我雪桑谷连累了秦公子。」

归玉城的少年蹙眉道：「我已送信回归玉城，请人来接我师兄的尸骨。」

我看了站在不远处的惨死鬼一眼，对莫英拱手：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师姐弟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」

莫英看着我，叹息道：「现今的确有件棘手的事烦请二位帮忙。」

我瞥了一眼姗姗来迟的苏温，对莫英点了下头：「乐意效劳。」

【6】

暂时安顿好了惨死鬼的尸体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我与莫英约好了明日一早再行商讨，便回了房间。

带惨死鬼走的鬼差来之前，我又和惨死鬼打听了一些事，并再三允诺尽力帮着从中斡旋些。惨死鬼走了，我躺在榻上，睁眼等到了天明。

天亮后，我简单梳洗了一下，提着剑敲响了苏温的门。我俩到正堂时莫英、归玉城的那个少年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

「在下昆仑林拂，这是我师弟苏温。还未请教公子大名。」我对归玉城少年拱了拱手。

归玉城少年拱手：「归玉城白隐。」

「白公子。」我微微颌首，随后坐了下来。

就像没听过那惨死鬼讲过一般，我又听莫英说了一遍近两个月来雪桑谷的遭遇。

一番听罢，白隐叹了口气：

「师兄的归魂阵曾让那鬼现过一次身。可惜那次让他跑了，否则…师兄也就不会…」

苏温眼睛一斜，一张嘴就没好话：

「时也命也，没什么可惜不可惜。」

白隐微微一愣。

我悄悄瞪了苏温一眼，忙岔开话题问道：

「那鬼什么样子，你还记得么？」

白隐回忆了一会儿，形容道：「二十来岁的样子…身材瘦削…长得…」说着，忽然看向莫英，缓声说道：「长得与莫谷主倒是几分相似。」

「我？」莫英蹙了蹙眉，似是若有所思。

我盯着莫英瞧了许久，回忆了一下鬼差呈上来的画像。别说，貌似还真有几分相像。

莫英若有所思，沉默许久忽然问道：「白公子，你说的相像…究竟是相像…还是…一模一样？」

「这…」白隐蹙了蹙眉，摇头道：「只是隐约瞧见相似，你让我回想，画面竟不真切了。」

莫英喉咙一哽，没再说话。

害…我怎么给忘了。昔日这莫英还有个双生弟弟名为莫琼的。论天资，那莫琼比莫英高出百倍，若非是因为早亡，恐怕北岭三绝的医绝也轮不到莫英。

此时，莫英神色有些古怪，微微垂着脑袋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想必他想的事定与那个莫琼有关。

待用过早膳，我与苏温找了时间单独去了莫英处拜访。遍寻他不见，听谷中的弟子说，他这个时间应该在莫家的祠堂。

苏温法力还不到时候，莫家的祠堂有高人做过法，他近不了身。于是我便只能只身前往。

正巧在祠堂门口遇见莫英，他便邀我一同进去。那莫家的祠堂朴素简单，四排牌位前是长明的烛火随着偶尔钻进的风轻轻鼓动。

我也象征性地拜了拜，便站在一边仔仔细细瞧着那些排位，想着其中或多或少，我许在地府见过也说不定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眼神一聚，便瞥见了莫琼的牌位。

「莫琼…」我轻声念着，假装不知，试探道：「看着应是莫谷主的兄弟。」

莫英点了点头：「是家弟。」

「哦？」我假装吃惊：「辛丑年腊月十八？七年前，令弟还很年轻啊。」

莫英叹了口气，看着那牌位苦笑了一下：「是啊，十九岁…永远的十九岁。」

「冒昧问一句，令弟是怎么死的？」我问道。

这个问题，其实是有些私心的。昔日在雪桑谷，我的确与莫英走动得更多，但我对莫琮一直有种不一样的好奇心。他天资极高，但寡言少语，与莫英活泼的性格正好相反，与谷中众人也并不如莫英那般亲近。可瞧着他，总让我想起记忆里的某个人，即便不愿意去回忆，但影子终究就在那儿，深深埋于心底，一刻不曾消失。

听了我的问题，莫英也毫不避讳，说道：

「病故。」

莫英说着，忽然咳嗽起来。

害…我怎么又忘了，莫英这小子打小就是个病秧子。此前端端正正瞧着好模好样的，如今受了些风，再一激动，咳咳嗽嗽的，瞧着又有少时那弱不禁风的模样了。

我把披风解下来披在了他身上。他微微一愣，忽然抬眼盯着我，吓我一大跳。

「别受凉。」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拍了拍他的后背。

莫英看着我，说道：「姑娘真的很像我一位故人。」

我喉咙那么一紧，眼珠儿那么一顿，嘴上却是淡淡道：「怪不得第一次见面时，莫谷主神色有些异常。」

莫英说道：「少时的朋友，也曾像姑娘这样，给我披上过披风。」

等等…我啥时候给莫英披过披风…

不等我回忆翻涌，莫英又道：「明明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，活出了久经风霜的将军气势…」

说着，似乎嘴角微微扬起，摇了摇头。

别说，这莫英眼神儿真挺好使。当年我做押魂使之前，的确替地府上过几年战场，差点被收编进了鬼卫。然我实在厌烦那些打打杀杀，长品阶损修为的破烂差事。更何况如今地府与九重天修好，几百年来已是战事寥寥。于是我便请愿做了押魂使。

但是等等…眼神儿好归眼神儿好。我到底什么时候给莫英这小子披过披风？

我是心里一团乱，还不敢开口问。

我轻声叹了口气。

盖过我这一声叹息的，是莫英的叹息声。他缓缓说道：

「一转眼，已经这么多年了。他们都不在了。」

「他们？」我又开始假装听不懂。

莫英点了点头：「姑娘身在昆仑，许是没听说过多年前的两桩谋反大案。一是大将军府通敌叛国，二是庆德政变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莫英叹了口气：「庆德元年，昔日大将军府嫡子李穆禾联合桓王谋反，势如破竹，攻入帝京后却落入圈套，最终功败垂成。」

我依旧没有说话。

莫英继续说道：「李穆禾，当年是和她一起来的。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优秀。可惜，死得最早的也是他。」

我还是没有说话。

「抱歉…不该跟你说这些。」莫英好像忽然回过神来，对我轻轻笑了一下。

「没关系。」我说道：「逝者已矣，人还是要向前看。」

此时话题已经偏了，我看了一眼外面，说道：「不如我们先出去再说。打扰先祖，心中实在有愧。」

我与莫英离开祠堂后，他便带我去书房。我知道他应该有什么话要说。

不一会儿，莫英客套道：「此番昆仑本是来同雪桑谷探讨医术，可惜谷中出了这种事。恐怕不能如约了。」

「无碍，死者事大。」我说罢，拉回话题道：「对了，刚才说到令弟是病故。究竟是什么顽疾，连雪桑谷也治不好。」

「是诅咒。」莫英蹙了蹙眉。

「诅咒？」我假装很吃惊，其实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一丝丝想笑。凡人总是动不动把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怪到鬼神和诅咒的头上，其实哪有那么多灵验的诅咒？真正的鬼神都忙得很，没有那瞎功夫去诅咒一个凡胎肉身。

莫英叹息道：「听闻莫家祖上有位将军，背弃故国换得了至高荣耀。然因梦魇缠身最终选择来雪桑谷隐居。可自那时候开始，莫家的人就像是受到了诅咒，世世代代顽疾缠身，药石无医。我的叔叔和我的弟弟都亡于弱冠。我父亲虽没那样短命，却也活不过不惑。医人者不能自医，可能就是雪桑谷世世代代的命运。」

莫英的眼里透着落寞，许久都没有再说话。

再一开口，又是一阵咳嗽。初是轻微，渐渐愈发剧烈起来，脸色青白，肩膀也微微颤动着。

「莫谷主…你还好么？」我蹙眉问道。

莫英摆了摆手，许久，气息渐渐平稳了，才又道：「恐怕我也没有多久好活了。所以…这次的事一定要拜托昆仑，拜托二

位…」

话没说完，又是一阵重咳。我瞧着他那模样，都跟着难受。

「要我昆仑帮忙不是不可以。只是莫谷主需要说些实话才行。」

我看着莫英的眼睛，沉沉说道。

莫英眼角一动，没说话，可我瞧着，他也大概知道了我想要问什么。

「为什么你觉得那只鬼会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？」我问。

莫英一阵沉默。

「你觉得那只鬼是令弟莫琮？为什么这么觉得？」我追问道。

莫英喉咙明显一哽，他缓缓抬眼看着我：

「因为他生前一直在研究破解诅咒的方法。」

「什么方法？」我怔然看着莫英。

「不知道。」莫英摇了摇头：「但是我弟弟死之前那几年一直神神秘秘的，还说什么终于找到了。」

我问道：「你是说那些人的死…和破除诅咒的方法有关？」

莫英叹了口气：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弟弟他…并非滥杀之人，除非他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。」

虽然莫英嘴上没那么说，但心中似乎已经认定那鬼就是莫琼。我是真想告诉他，那鬼不是莫琼，那只老鬼死于十多年前，彼时，那莫琼还好端端活在世上。

可是我不能说，只能任由莫英胡思乱想。

说来是十分无语。话说这老鬼的运簿被烧，当年办案的鬼差也迷迷糊糊，竟忘了这鬼的名字和来历。

地府虽已着手去查，但动作着实是慢。毕竟是要往上界录命司去找，多多少少吃力了些。彼时，因为得了令，我与苏温便先上来了，随时等着地府的消息。

想着，我头又疼了起来。

按道理说，那鬼既长得同莫英有几分相似，便极有可能是他的血亲。按着年头来看，多半是个长辈。想着，我试着问道：

「多嘴问一句，近二十年间除了令弟，莫谷主还有亲人离世么？」

莫英想了想，回道：「家父在五年前病故。」说罢，又补充道：「还有我小叔叔。大概死了快二十年了，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记得不太真切。」

「小叔叔…」我心下忽然狂喜，可面上十分淡定。

「嗯…」我点了点头：「冒昧请问，莫谷主的小叔叔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莫连风。」莫英说道。

「鬼医莫连风？」

我有些惊讶。然并非因为这个名字而惊讶，而是因为自己的糊涂而惊讶。昔日鬼医莫连风声名远播，有多少京都人氏往雪桑谷求医。姜叶颂的祖父就曾千里迢迢四顾雪桑谷，却连莫连风的面都没有见过。那莫连风死讯传出来的时候，有人惋惜有人嗤鼻，一时间议论纷纷。我怎么就把这号人物给忘了呢！

此时，我懊悔中透着一丝兴奋，恨不得狠狠捏一把自己的大腿。

我正沉迷幻想无法自拔，那莫英却忽然问道：「若你们抓住那只鬼，会怎么办？」

抓回地府…

但我不能说。

「昆仑自有办法。」我只能胡乱应付道。

莫英蹙了蹙眉，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「今夜我与师弟会在谷中布阵。为免鬼上人身，我会在所有房间前施法，烦请莫谷主知会所有人紧闭门窗，绝对不要出门。」

「好。」莫英爽快应下。随后又道：「可否让我留在外面。我想见那鬼一面。」

「不行。」我决然拒绝：「太危险了。」

「可…」莫英还要说话，却被我打断了：

「若要我昆仑帮忙，便按我说的做。」

我和苏温在谷里上蹿下跳，拿出地府那套吓人的功夫，若叫他瞧了去，还不马上露馅儿？毕竟昆仑人家是名门正派，与地府的路数千差万别。

我可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又说了几句，我便拜别了莫英。我去了苏温房间，把发生的事跟他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

「诅咒？」苏温皱了皱眉：「听着比地府还邪门儿。」

我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，缓缓说道：

「这个倒不是我最奇怪的。让我最想不明白的是莫英为什么就认为那只鬼是他弟弟莫琮呢？我总觉得他还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还有那个鬼…究竟是不是莫连风…」

「莫连风…」苏温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：「若真是莫连风…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害人，突然就开始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害人了？难不成他在研究什么还阳术？」

「还阳…？」我大吃一惊，即刻说道：「烧张纸回去问问，异诡阁有没有鬼见过类似的记载。」

苏温点了点头，横空一捻，一张黄纸就被捏在了手中。

我又补充道：

「对了，顺便问问，七年前莫琼是否已经被地府收走了。让他们尽快回复。」

地府异诡阁，养了一群懒鬼。虽说懒了些，可也是地府里最博学的一帮鬼，他们守着异诡阁的奇书异卷，通晓古今…有传闻，他们知道地府每一只鬼身后的秘密…

【7】

夜色来临前，地府终于传回了消息。

彼时，我正敷着俩黄瓜片儿在眼皮上，闭眼躺着，做战前准备。

「读读他们写什么了。」我隔空挥了挥手。

不一会儿，我听到苏温抖动黄纸的声音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才听苏温说道：

「异诡阁说…活人血，可入药。而用活人的血当药引，古已有之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本不值得小题大做。」

听罢，我额上三道黑线。看这笔触，必然是骆无极那老东西写的。凡作回答，必先踩你一句才算开始。

「往，往下念！」我手隔空比划着。

「哦…」伴随着又是一声纸抖的声音，苏温接着道：「可若血尽而只剩干尸，则为诡术。」

说罢，苏温问道：「大人，诡术是什么？」

「地府所有未命名的术法都被称为诡术。」我淡淡解惑道。

这答案听着敷衍，可却实实在在。虽说说出口的那个瞬间，我也有那么一丝丝为地府感到羞愧与尴尬。

「咳咳…」我挥一挥衣袖，从容道：「接着念。」

于是，苏温便又接着念道：「至阴之血，可引纯阳，此为记录在《十三凶煞·拂生引》中的一味药引。」

「《十三凶煞·拂生引》？那可真是有年头了…而且邪，太邪！」我惊呼。

我这一惊，差点惊落了两片水汪汪的黄瓜片儿。我正琢磨着，忽然听到苏温喃喃道：

「随附死者生辰，暗语'多谢无极大人'…」

说罢，苏温一拳头锤在桌子上。闭眼睛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无语。

随后，听着一声儿极其不情愿的「多谢无极大人」，嗖的一声儿，苏温接下了新来的黄纸。

「大人…」 苏温声音忽然严肃起来，说道：「从异诡阁送来的生辰看，那雪桑谷死的几个人，虽不同龄，却真的都是鬼月至阴时辰生人。」

「至阴之血…」 我微微点了点头：「他们有没有提到关于这药引，那《十三凶煞•拂生引》里都写了什么？」

苏温念道：「说…三千年前，凡间曾盛行一种诡术，以至阴之血为引，辅以珍稀，施术炼制，能令病者愈，亡者生。」

「珍稀？」 我蹙了蹙眉：「什么珍稀？是药材？」

苏温说道：「异诡阁也不知道…但传闻是当时有个皇帝痴迷这种邪术，遍寻天下奇人异士为其炼制丹药。最后真的成功了。」

「成功了？」 我几乎要一跃而起。

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这鬼东西竟然都能让人给炼成？

我闭眼说道：「这么说来…那雪桑谷里，或人或鬼，是在练这诡术啊！病者愈也就罢了，亡者生…？这地府得多憋屈啊…」

苏温许久没有说话，屋子里忽然静悄悄的。

「苏温？」 我微微侧了侧头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在我几乎要忍不住摘下黄瓜片儿的时候，苏温忽然沉声儿道：

「地府还回了信儿…关于莫琼。」

听苏温这鬼小子说话，真活活急死个鬼。我耐着性子，拖着长调问道：

「莫琼怎么了？」

我明显感觉到苏温吸了口气，幽幽道：

「莫琼没有死。人历辛丑年腊月十八，地府带走的鬼，是莫英。」

【8】

彼时，我一把扔了黄瓜片儿，腾然坐起。

「莫英死了？那活着的…」

怪不得总觉得这莫英少了些少时的活泼，多了些稳重沉着。我还当是他成熟了许多，并未往其他方面去想过。还有，昔日莫英的天资明明不高，而如今却因医术超群而被称为医绝。原来在多年以前，莫英就不再是莫英，而是被莫琼替换了。

「大人…」 苏温看我不说话，似乎有些发慌，压着嗓子问道：
「你说…那莫琼究竟想干什么啊？」

「干什么？」我看向苏温，淡淡道：「不管他要干什么。人，还能干过鬼么？」

「可是…」苏温挠了挠头：「大人…他们都说…有钱能使鬼推磨…」

「闭嘴！」我瞪了苏温一眼。

自揭老底，是鬼能干的事儿么？

苏温咧了咧嘴，而后又问道：「大人，要不要让地府查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」

我蹙了蹙眉：「不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莫连风。我们的任务，是把他带回地府。其他的，我们不应该管。」

苏温深以为然，点了点头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又偏过头问：「大人，怎么说，当年你们也在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。你就不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？」

「不想。」我简单明了。

苏温似乎有些惊讶，轻轻晃了晃头：「大人，你真绝。」

「嗯？」我斜眼儿看向苏温。

我这怎么一时还听不出好赖话了呢…

苏温没有理我，向外望了望，说道：「大人，时辰差不多了。怎么还没有动静？」

我侧耳听了听，的确是死样沉寂。

「该不会…大人…您那东西…不好用吧…」

我冷笑了一声儿，一眼不眨地看着苏温：

「你大人我死了三千一百四十三年零九个月又无数个时辰。能躲过苦陀铃的鬼，我至今还没见过。」

苏温又听了听，问道：「可是大人…真的不对劲儿啊。要不…出去看看？」

我琢磨了一会儿，终于点了点头，站起身来，摸了摸腰间的剑，挥了挥手：

「干活儿！」

我和苏温并肩而行，身姿挺拔、步履生风，十分有气势地来到了死样沉寂的院子中。

气势开得是够了，尴尬的事却发生了。

「大人…是真没动静啊…」

我闭上眼睛，仔细侧耳听着。

诶…别的院子也没有动静…

我睁开眼睛，十分疑惑：「不可能…苦陀铃从未失过手。」

苏温慢吞吞说道：「其实大人你有没有想过…那鬼可能都没出现过。」

我看向苏温：「可那鬼没什么修为，白日里是出不来的。他白天不出来，晚上也不出来。他图什么？」

「图…」苏温支吾了一会儿，也没谁出来个所以然。他说道：「也许归玉城和昆仑惊动了他也说不定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我坚决否定他的推测：「他连地府都不忌讳，还会忌讳归玉城和昆仑么？」

「那…」

苏温还要说什么，却被我打断了。

「行了，回去再说。」我低声儿说道。

我与苏温回了我的房间。我掩上了门，便道：「外面不安全，我不信任莫琮，也不知道那只老鬼是不是躲在暗处偷听。我们得小心点儿。」

谁能想到，我堂堂地府押魂使，竟沦落至此。抓只鬼回地府，都要偷偷摸摸，像做贼一样。

我无奈问道：「对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」

苏温道：「我是想问，那明日要如何同莫谷主说。」

我看了外面一眼，说道：「实话实说，便说鬼没有出现。想抓住那鬼，还需些时日。」

苏温叹了口气：「若非因为雪桑谷奇药众多，扰乱了咱们的嗅觉。想把他嗅出来，还不容易？」

我眯了眯眼睛：「那莫连风恐怕就是抓住这点，才有恃无恐了这么多年。」

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」 苏温问道。

我透过窗棂纸，穿过漆黑夜色，看着院中只有地府鬼差才能看见的苦陀铃，沉沉说道：

「还记得我说过么，他不离开雪桑谷，要么是走不了，要么是不愿意走。我今日瞧遍了雪桑谷，并没有什么厉害的阵法能将他困在这儿。那么便只能是第二种，他不愿意走。既是不愿意走，这谷中便有他留恋的东西。」

苏温宛若醍醐灌顶，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「且这东西一定是他死了也带不走的。」

我蹙眉盯着苏温，有些嫌弃：「当年你进三号牢房，没有鬼差训练过你么？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。你这不是说废话么？」

苏温不服气，继续推敲起来：「那…瞧着今天这架势，要么，这东西他已经找到了。要么这东西他不是在做，而是在等。」

这话说得还真有点儿意思。我不自觉的弯起嘴角，说道：

「管它是个什么东西。只要找到那个东西，拿在手中。我就不信，他莫连风不跟我们走。」

苏温侧头看着我，半开玩笑问道：「那他要真的就不跟咱们走呢？」

「你恐怕想多了。」我缓缓偏过头，回望向苏温，一字一字阴沉沉道：

「这世上就没有我林拂收不了的鬼、办不结的差。莫连风若执意不跟我走，也没有旁的办法。先斩后奏，就让他在这雪桑谷中魂飞魄散。」

我近乎变态般的眼神着实吓了苏温一跳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脖颈，咳嗽了一声儿：

「那个…大人…早歇着…我先回房了。明儿见…」

说罢，是一溜烟儿无影无踪。

【9】

次日，我与苏温在正堂见到莫琼的时候，苏温这鬼小子那是相当露怯。他贼眉鼠眼悄悄打量人家莫琼，生怕别人看不出异样。

我暗中捏了他后腰一把，低声儿道：「再整这没出息的出儿，回去扣你俸禄。」

果然，苏温一个激灵，又精神抖擞起来。

我转头看向莫琼，说道：

「莫谷主，以昨日情形来看，想抓住那鬼，恐怕还需些时日。」

莫琼点了点头，问道：「二位可见着那鬼了？」

苏温正想说话，我抢先答道：「见到了。」

苏温一愣，却也没有说话。

莫琼眼角微颤，有些急切问道：

「可看清楚样子了？」

我故意又道：「与您确实很像…或者说是一模一样。」

说罢，我便紧盯着莫琼的脸，希望能看出什么。

出乎意料的，他没有再提起那只鬼的身份，只是微微睁大眼睛问道：

「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？」

我轻轻笑了一下：「莫谷主为什么这么问？」

莫琼此时回过神，似乎也发觉到自己的失态。于是端起一旁的茶盏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才说道：「只是想听听吾弟阿琼，是否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，才不肯离去。」

「他说他的心愿与莫谷主有关。」我端起茶盏，故技重施。

透过碗顶层层热气，我瞥见莫琼骤然苍白的脸色，以及闪烁了三下的眼睛。

一口茶喝进去，不等再有什么进展，忽听谷中弟子通传，说归玉城来了人。

「可知来了什么人？」莫琼问道。

前来通传的弟子脸成酱色，拱了拱手：

「归玉城城主，秦一迟。」

【10】

秦一迟跨进门来的时候，我差点认不出他。他比少时又瘦了许多，本就比较常人要大的眼睛透出狠厉的光，后槽牙紧紧咬着，一进门就将手中的剑狠狠抛了出去。那剑径直飞了出去，擦过莫琼耳畔，死死扎在了他身后的墙壁之上。

「你！」

谷中弟子眼睛皆瞪，纷纷欲拔剑相向。

莫琼伸出手，示意所有人不要动。

「秦兄…」

莫琼话刚说两个字，就被一阵冷喝怼了回去：

「莫英！这就是答应得安然无恙？！」

说着功夫，秦一迟又一把拔下那扎在墙上的剑，死死抵在莫琼的脖颈处。

莫琼微微抬眼，说道：「秦兄，是我雪桑谷连累了令弟。如果你要取我性命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只是如今最重要的平息祸事，还雪桑谷安宁，也让令弟亡魂得以安息。等一切平定，我莫英甘受你这一剑。」

秦一迟的眼里燃烧着一团怒火，持剑的手微微抖动着，就那么死死盯着莫琼的眼睛，咬着牙冷冷道：「莫英，这事情没完。」

说罢，秦一迟终于收回了剑，问道：「我弟弟在哪儿。」

莫琼道：「已经安顿好了。秦兄可以随我去看。」

秦一迟走前，眼锋一扫，扫见我时微微一愣，可他没说话，只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便疾步离开了。

灵堂空旷，棺木散发着地府的凄冷感，就连那几个守棺人的气息都显得阴沉沉的。

秦一行死得实在太惨了，我如此铁石心肠的一只鬼在一旁瞧着都心里一阵异样，更不要说秦一迟。

那秦一迟脸色发青，提剑的那一整只手臂都在以肉眼可见的程度颤抖着。

「什么时候才能抓住那只鬼。」

秦一迟自打踏进雪桑谷，一口牙就没松开过。他紧紧盯着莫琼，明显是要一个许诺。

莫琼叹了口气，说道：「这鬼连归玉城都对付不了，现…」

莫琼话没说完，秦一迟便冷冷打断了他：

「你说这意思，倒是我归玉城的不是了？」

莫琼蹙了蹙眉：「我…」

话还是没说完，便又被秦一迟狠心打断：

「雪桑谷打算如何给我交代？」

莫琼叹了口气，介绍道：「这二位是昆仑的高徒。昨日已经会过…」

「昆仑…」 秦一迟看向我，再一次打断了莫琼的话。

我有理由相信，这小子是故意的。因为他小时候就这样，一丝一毫都吃不得亏。

「昆仑林拂。」 我拱了拱手。

「苏温。」 苏温也拱了拱手。

秦一迟微微点头，只看了一眼苏温，目光便又停留在我的身上。他说：

「林姑娘，不知莫谷主有没有说过，你长得很像我们的一个故人。」

我毫不闪躲地看着秦一迟，说道：「的确说过。如今连秦城主都这样说，看来是真的很像。」

秦一迟没再说什么，只又看了那惨死鬼的尸身一眼，便对我道：「我弟弟死之前的事，我大概知道一二。后面的事，还要劳烦姑娘告知在下。」而后，又微微侧头，阴阳怪气道：「还望莫谷主也要知无不言。」

说罢，竟带着头提剑离开了。

回到正堂，秦一迟的脸依然臭得要命。屋内许久没人说话，苏温似乎如坐针毡，屁股一直翘起来又落下，落下去又扭起来。

我咳嗽了一声儿，看向苏温。他立马消停了，估计是想到了自己可怜的俸禄。

我这一声咳嗽打破沉寂。不大一会儿，秦一迟便开口问了我关于闹鬼的事。我藏着掖着说了一堆，而后又看向莫琼，说道：

「莫谷主，关于雪桑谷，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。」

莫琼点了点头：「但问无妨。」

「第一个问题。」我肃色端坐，沉声问道：「莫谷主听说过以人血为引的古方么？」

莫琼微微愣了一下，说道：「听是听过，只是正统医书上从未有过明确的记载。偏症杂书倒是有，可也只是寥寥。」

话音落下，莫琼接着便问：「怎么？这与那鬼害人的事有关么？」

这个莫琼，怎么就打定好了，一定就是那鬼在害人？不能是…人害人么？

想着，我说道：「没什么，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的。」说完，我又问道：「第二个问题，当年的鬼医莫连风，也就是您的叔叔，是怎么死的？」

莫琼说道：「记得之前我提到过，莫家子孙是受到诅咒的。我叔叔也是恶疾缠身，不治而亡。」

「莫连风可有什么非常珍贵的东西？」我问。

莫琼微微蹙眉：「珍贵…的东西？」

我点头道：「对，珍贵的东西。珍贵到可能连死都要带进坟墓，带下地府的东西。」

莫琼想了一会儿，缓缓摇了摇头：「我小叔叔为人清冷孤僻，没有妻儿，没什么朋友，也没什么喜好。好像所有凡尘俗物于他而言都只是过眼云烟，即便是他最擅长的医术…他也并不在意…死前半月，还一把火烧光了毕生所写的所有医书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一愣，随后说道：「我的意思是…即便他再淡泊名利，也没必要把所有医书烧了啊。留给雪桑谷难道不好么？」

莫琼苦笑着摇了摇头：「没人能真正看透我这个小叔叔。连家父都不能。」

莫琼说完，忽然回过神来，问我道：「林姑娘为何突然问起我小叔叔？」

「哦，没什么。」我笑了一下：「鬼医莫连风，昔日谁人不知谁人不晓。我只是单纯得好奇罢了。」

还不等莫琼开口说什么，秦一迟便截了胡。他好像很惊讶，但我认识他许多年了，一眼就看出那表情是装出来的。他装作好奇，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儿，此时幽幽问道：

「是么？可瞧着林姑娘年纪不大，鬼医莫连风盛名在外之时，你应该还没出生。」

虽不知道他这番阴阳怪气要干什么。但他有他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。

我看着秦一迟，十分从容回道：

「自幼便听昆仑的前辈讲起过鬼医的故事。他这样的人，生前荣耀，死而盛名不减。不是么？」

秦一迟没再说什么，可他看了我许久，久到我已经如坐针毡，恨不得拿条布蒙住他的眼睛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收回目

光。

「三日，只有三日。」秦一迟看向莫英，凛声道：「你雪桑谷的事我管不着，也不想管。但我弟弟的死，我要一个交代。」

说罢，不等回复，便起身提剑而去。

【11】

秦一迟走后，莫琼的脸色也不大好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问我道：

「那个鬼，真的是我弟弟么？」

我含糊回道：「都是猜测，他说的不清不楚。但言语之间，我觉得…事情应该和你小叔叔还有些关系。」

说着，我看向莫琼，希望能再从他口中套出些话来。

「怪不得你问了我小叔叔的事。原来，也并非随口问问。」莫琼说道。

我唇角咧了一下，说道：「对鬼医的好奇的确是真的。」

好奇当然是真的。因为那鬼就是莫连风啊！我能不好奇么？

好奇之下，我又引导道：「莫谷主不妨再仔细回忆一下，您叔叔莫连风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珍贵的，或者…死后没留下什么东西么？」

以我三千多年天上地下摸爬滚打的锐利眼光看去，莫琮神色有那么片刻的异常。虽稍纵即逝，但的确是有。

莫琮一定在隐藏什么。不仅关于莫英，也关于莫连风。可他这小子，藏得极深。若是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。可他是个大活人，地府那套，对付不了他。

那抹异样神色转瞬消逝后，莫琮露出惋惜神色：

「我已经说了，我小叔叔这个人。没人看得透他。他也不信任任何人。所以，他的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唯一可能留下来的医书，也尽数毁于火海。除了一世盛名，我这小叔叔恐怕什么也没有留下。」

他都如此说了，看来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。于是我对苏温使了个眼色，打算打道回府。

与莫琮分别，我与苏温又钻回了房间。屁股刚一落在凳子上，苏温便问：

「大人，你觉得莫连风晚上会出现么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很难说。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出他留恋的东西，才能捏住他命门。」

苏温叹了口气：「可我们现在连那东西的影儿都没摸到。此前我还想着，他许是个医痴，死了还在继续研究医术，甚至…是诡术。可他既然死前一把火烧了医书，便可见牵绊他的不是这些东西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喉咙一滚，感觉嗓子眼儿里像噎了什么东西。恐怕是上了火，给愁的。

我捏着嗓子说道：「可惜那莫连风生平太过孤僻，与他有交往的人寥寥无几不说，还都是泛泛往来。唯一在世的亲人，还说自己也看不透他。」

听听…莫连风他还是个人么？活着就像只鬼的，他是我见的头一个。

「大人啊…你说…这事儿什么时候才能结啊？」苏温拄着下巴，幽然叹息。

苏温如此愁眉不展，我作为他的老大，必须给他吃颗定心丸。于是我非常认真得看向苏温，稳稳说道：

「你放心。有我在，绝不让你在这劳什子地方多待。」

此时苏温眼底一亮。

下一秒，我严肃道：

「再等三日，还没头绪，便直接让他魂飞魄散。」

苏温张开嘴巴又闭上，闭上又张开。如此两个会和，终于蹙眉说道：

「我说大人！你怎么就动不动魂飞魄散的？文明点儿，平和点儿，友爱点儿，行不行？」

「我不文明？我不平和？我不友爱？」我瞪着眼睛，一拳头锤在桌子上，震得满桌茶碗跳了脚。

「大人，我知道，阎王大人是您义兄，您倒是不怕。但是我们三号牢房的兄弟们怕啊！到最后功德没积成就算了，可别再折损些。若是那样，兄弟几个可没地方哭去。」

这话说得…我也要积功德的。怎么听着，就像我是个整日欺行霸市的地府关系户。

「那你不是说…你想回地府吗！」我说话有些结巴，可却气势汹汹得盯着苏温。

苏温一脸无语，淡淡说道：

「我何时说了想回地府？我是问大人觉得何时才能了结此事。」

「我…」

我哑巴吃黄连，只能瞪眼捶胸。

苏温这边又张开嘴，可话还没说出口。忽然，门边响起了极其细微却清晰的敲门声。与其说是敲门声，不如说是敲打木框的声音。

我伸手制止了要发出声音的苏温。侧耳细细听去，那一声一声缓慢而有节奏，每一下都敲打在我的心脏上。

我感觉自己心梗了。

因为我听出了节奏下的，那阔别多年的暗语，说的正是：

「姜叶颂，酉时三刻，假山相见。」

【12】

我没有去假山。去了就是不打自招，谁去谁是傻子。

当夜，鬼还是没有出现，但不妨碍我一整晚没有睡。

人间即便到了夜晚，也比地府阳气重得多得多。可雪桑谷不一样，这里药气重，阴气更重。所以当年做姜叶颂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总让我想起地府。

那时候莫英身子骨不好，活是一副病秧子模样。秦一迟便总半开玩笑说让他离开雪桑谷，多去「人间」走走。说起那个暗语，还是秦一迟发明的。昔日几个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总喜欢窃窃说些悄悄话，不愿别人听了去，于是便常以这种方式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那时候我觉得他相当幼稚，可糊里糊涂得也跟他们用暗语比划了好些年。

如今再听见，当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想着这些，我睁着眼睛干巴巴等到了天亮。

第二天，我刚一跨进正堂，那秦一迟便抬头瞧了我一眼。其实就一眼，但我似乎是做贼心虚，心脏狂跳不止。

可我这鬼，心里越是慌乱，脸上反倒越是平静，甚至可能还有些不可言说的臭脸子。

坐下后，我便问莫琼道：「昨日给莫谷主的那些汤药，可叫谷中诸位饮下了？」

莫琼点了点头：「我与秦兄已经喝下，并分给所有谷中弟子了。」而后又问：「冒昧问一句，姑娘说那汤药能防鬼上身。究竟是些什么药方？」

「自不是普通药方，是珍稀药引加以昆仑的秘术。」我点到而止，非常淡定地看着莫琼。

其实也没什么特别，那汤药实则是黄泉一抔土，咸燥苦涩，可能顺便还带了些人骨头味儿。刚死的鬼最怕这味道，黄泉的味道。听说，在幽冥族的古语里，这种味道有一个独特的名字，叫作「阿陀麼」，意为：不确定的未来。

这黄泉土汤当然可以让鬼不敢上人身。可我想要的却不止于此。他莫连风既想躲，那就躲好了。可我要让这雪桑谷中沾满「阿陀麼」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抓他的人已经来了，且不是个善茬儿。

既不能悄无声息得给他带走，那就看谁玩儿得过谁。我堂堂地府第一押魂使，对付不了一个死了十几年的鬼，说出去，我不要面子的？

想着，我露出坏笑。

当我正沉浸对自己的敬佩中。那秦一迟非常不客气得开了口：

「莫谷主，昨日那半天我姑且不算。自今日起，三日你可要算好了。三日后若还没有交代，我不确定我会做出什么。」

秦一迟这小子，又开始装象。他们归玉城的术法虽说不如昆仑，可也不至于干等着别人抓鬼。他真是逮着机会就要恫吓莫琼几句，似乎这样，他就为他弟弟报仇了。

莫琼叹了口气，口中信誓旦旦：

「秦兄放心，我一定还令弟一个公道。」

「很好。」 秦一迟满意得点了下头。

我心里无限惆怅，更觉得好笑。这俩人纯属于嘴行千里，屁股在家。就他俩天天早上会晤一下，一个放放狠话，一个满口保证，就这？这就抓着鬼了？

无语！狂妄！

我暗自翻了个白眼儿。

那一边，秦一迟得到了满意的答案，浑身放松起来。只见他细长的手指慢慢敲打起了桌面，一声接着一声儿。

那细长手指敲打出的暗语说的是：半炷香后，羡云亭来聚。

我咬着牙，装作什么也没听见。

敲完不久，秦一迟缓缓起身，状若无意得开口道：「想来，我小师父的冥诞也快到了。今年也许赶得及在此祭拜。」

我狐疑得看了秦一迟一眼，却什么也没问。莫琼在一旁似乎是瞧见了，便解释道：「对了，林姑娘可能不知道，秦城主很小的时候曾跟我小叔叔学过几个月的医术。」

「一日为师终身为师。」 秦一迟深深看了我一眼：「你说呢？林姑娘。」

这个秦一迟，知道我想打听莫连风的事，如今明显是在暗示我他知道一些事，甚至可能比莫琼还要清楚。可我此前从未听他提起过此事，还有…我问莫琼关于莫连风的事，也从未听他说过秦一迟竟是莫连风的徒弟。

我正想着，忽听秦一迟喊我名字。

「林姑娘，莫谷主。回见。」

这「回见」二字意味深长，我看着秦一迟离开的背影，如鲠在喉。

他走后，我心乱如麻。

此刻苏温正对雪桑谷进行地毯式搜索。若他能搜出些什么…当然了，八成是搜不到的。所以我们手里关于莫连风的线索实在太少了。

我也想过秦一迟可能在使诈。毕竟他小时候就已经有些狡诈的苗头了，这些年恐怕已经可以用「老奸巨猾」来形容了。

可我一只鬼，一只束手无策的鬼。我光脚不怕穿鞋的啊！

想着想着，我鬼心一横。管他是骗人还是真心。姑且见他一面。我一只摸爬滚打三千多年的鬼，还怕他区区一个脆弱的人类么？

【13】

这边跟莫琮分别，我便急匆匆往羨云亭去了。

羨云亭是雪桑谷中位置最为偏僻的亭子。它位于一处山体夹缝，平日里很少有人会出现在那里。多年以前，他们几个总是躲在这儿偷偷喝酒，喝得半醉不醉，开始舞刀弄剑、吟诗作对。

那时候我就总在想，人啊，不仅肉体脆弱，灵魂还多愁善感…没救了。

想着想着，抄近路走了不到半炷香的功夫，便到了羨云亭外。

好家伙，秦一迟竟然还没来。

以前每每相聚于此，就数他动作最慢。如今凡间过了多少年，他还是这样。

我叹了口气，缓步踏上了石阶。

可我这脚刚踏上去就后悔了。

仔细想想，莫连风的事同他弟弟的死可能有关。若他知道什么，我就不信他到时候不说。

到底是我太心急，自露出马脚来。

现在撤，也不知道是否来得及…

我还来不及动作，忽闻男声，淡淡轻笑。

「装够了？」

我没回头，双腿开始发沉。

「姜叶颂。」

他忽然叫道。

我不想理他，可我的脚不由自主地顿住了，极其没有出息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那人自我身后绕到了我面前。竟是秦一迟眸中带光，嘴角含笑。

「秦城主在叫我？」 我开始装傻。

「都说了别装了。」 秦一迟似乎很瞧不上我的伎俩似的，哼道：「若非听见暗语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别跟我说，你是随便逛过来的。」

我没说话，他便接着又道：「你那些说辞骗骗别人也就罢了。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世上会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的。更何况，你的举止仪态，与姜叶颂那是一模一样。」

我无语，非常无语，极其无语。

这玩意是真的太聪明，还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怎么就让他给我逮了个现行儿呢？

现在拔腿跑吧，绝对坐实了心虚。矢口否认吧，我又太了解秦一迟的个性，他若咬死了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，达不到他满意的效果是绝对不会撒口的。到时候惊动了莫琮还好说，要是闹得那老鬼彻底躲起来，我这差事算是交不上了。

于是，我决定早死早托生。

我抬起头，淡淡笑了一下：「秦一迟，好久不见。」

秦一迟看着我，挑了挑眉：「倒也不是很久，只是九年零七个月而已。」

我没有说话，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

秦一迟轻淡问道：「说说吧，你是什么情况？昆仑又是怎么回事？」

「我…」

我刚说一个字，就被秦一迟夺过话头，问道：

「你该不会是鬼吧？」

说着，要来掐我的脸。

我隔空打掉秦一迟的手，警告道：「你再动手动脚，我砍了你的胳膊。」

「哈…」 秦一迟满意得点了点头：「不愧是姜叶颂。」 说罢，又问：「看你这些年也没什么变化？总归不是假死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」

我皮笑肉不笑，佯作坦然道：「七年前我是死了。 可我死后拜入昆仑，诚心修行，如今只盼一日飞升。」

「飞升？昆仑？」 秦一迟笑了一下，又仔细打量我几眼，说道：「可我怎么瞧你，都是鬼里鬼气的。」

我这心是拔拔凉啊…秦一迟这小子难不成是鬼王给我设的拦路障？

心里没底，可脸上从容。我镇静得抖了抖衣袖，盯着秦一迟道：「九年不见，你是不盼我一点好。」

秦一迟淡淡一笑，缓步向身后的石坐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「当年李穆禾因你而死，我恨过你来着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闵荀。所以听说你死了，我还是很难过的。」

话音刚落，没给我说话的机会，秦一迟便又道：「如今看来，倒是可惜了我的眼泪。」

「你…」

我觉得这一次我已经张嘴很快了，却还是被他无情打断。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椅子边儿，缓缓说道：「你说…我弟弟…还有李穆禾他们…也会像你这样，再回来么？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心底的一股火骤然就被熄灭了，一时间甚至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过了许久，我沉缓说道：

「鬼祖檀驺曾经说过，来不及道别的终将再次重逢。」

秦一迟眼底骤然涌上一层薄雾。他缓缓点了点头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。可只笑了片刻，他忽然盯着我道：

「谁？」

「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你说谁说？」秦一迟蹙了蹙眉。

「啊…？」我装傻充愣。

言多必失，我真是大意了。

秦一迟不肯作罢，他问道：「你是说…鬼祖？」

我振振道：「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老祖，昆仑老祖。」

「可…」

秦一迟还要说什么，被我给打断了。我不耐烦道：「行了，说正事。你知道莫连风的事？」

秦一迟没再纠缠鬼祖的事，可也没直接回答我，而是看着我道：

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那只鬼真的是莫琼么？」

我没有说话，我在想应该怎么骗他。

可他却道：「那鬼是莫英对不对？」

我愣住了，还是没说话。这次，我是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秦一迟见我不回应，轻轻摇了摇头：「你不要骗我。其实早很多年，我就猜到真正的莫英可能已经死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。医术上，他没什么天份，也并不想继承家学。可他重情重义，李穆禾死的时候，身上背着多少污名，他都跋山涉水相送，毫无畏惧。可是你死的时候，他没有来。今日…他也没有来。」

说到这里，秦一迟喉咙一哽，看着我的眼睛微微透着红，声音都有些嘶哑了：

「现在的莫英是他弟弟莫琼，对不对？」

现在这时候再瞒下去也没什么必要。于是我只说了一个字：

「是。」

秦一迟脸色苍白，极其缓慢得点了点头：

「莫琼死信传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赶了两天两夜来到这里，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可是那个时候莫琼的尸身就已经下葬了。不足七日，如此匆忙。」

我心里一怔，问道：

「你是说…莫琮…或者说是莫英死的时候不足七日就匆忙下葬，可知道原因？」

秦一迟叹息道：「说是莫琮的遗愿，不愿尸体发臭…可我总觉得十分勉强。」

我问道：「既觉得勉强又古怪，为何没弄清楚？」

秦一迟苦笑了一下：「因为我不敢多想…姜叶颂…我不知你在昆仑待了多久…也不知你是否真的待在昆仑。但你可知道…人间的十年有多么漫长？你和李穆禾都死了，闵荀也疯了…如果莫英也死了，那这世上也再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在那之后我便不再和他联系。好像只有这样，我便可以永远不必正视这件事。直到几个月前雪桑谷来信，请我弟弟帮他们驱除鬼魅邪祟…」

听到这儿，我忽然精神起来，蹙眉问道：

「你说…是莫琮要你弟弟来的？他是指了名的要秦一行来雪桑谷么？」

秦一迟点了点头：「因为梵音铃只有我们秦家人会用。而我是城主，不便前往。所以他便找上了阿行。」

「若他是故意的呢？」我幽幽说道。

「什么？」秦一迟不解地看着我。

我没回答他，而是又问道：「你可还记得当年第一个发现莫琼…或者说莫英尸体的人，是谁？」

秦一迟想了想，说道：「是莫英。不…莫琼。而且彼时莫连声莫谷主已经病得非常重了。一切都是莫琼主持大局。」

秦一迟刚说完，还不等我开口，他便突兀问道：「你也怀疑…是莫琼害死了莫英？」

「也？」我看向秦一迟。

秦一迟叹道：「昔日老谷主中意的一直都是莫英。即便他天资不高，也不妨碍他成为未来的谷主。老谷主的偏爱谁人不知？若莫英还活着，哪里能轮的上他弟弟莫琼。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虽说我与莫琼当年算不得要好。但我总觉得单单是一个谷主的位子，倒不至于让他对自己的兄长痛下杀手。所以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。

「莫英的生辰…你还记得么？」我问道。

「他同阿行同月同日同时辰，我当然记得。何况当年…」

秦一迟话说一半，忽然瞪眼看着我：「不对啊…姜叶颂，你死了就算了，你连莫英的生日都忘了？」

我没理他，任由他在一旁吹胡子瞪眼。

与秦一行同月同日同时辰，那么莫英便也是鬼月至阴时辰生人。

至阴之血可引纯阳，辅以珍稀，施术炼制，能令病者愈，亡者生…

原来，练诡术的不是鬼，而是人。

【14】

虽说我高度怀疑莫琮出于某种目的在修炼诡术。但地府向来只管死人的事不管活人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抓住莫连风才是最关键的。

想着，我沉了口气。

「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。那我的呢？」我问。

秦一迟好像很无奈，他极其轻微得叹了口气，而后说道：「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」

「第一个问题，莫连风有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，应该在这雪桑谷中。」我问。

秦一迟轻笑了一下：「这个问题莫琮已经回答过了。」

「你就没有别的想说的？」我又问。

秦一迟看着我，又笑了一下：「你为什么对我小师父这么感兴趣？」

我也笑了一下，但只是皮笑肉不笑，淡淡说道：

「如果我说这跟你弟弟的死有关，你会不会也同样感兴趣？」

秦一迟蹙了蹙眉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没什么意思。」我看着秦一迟说道：「我答应帮你找出杀害你弟弟的人。作为交换，你也应该付出些什么。」

秦一迟眼底闪过一抹光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他说：「姜叶颂啊姜叶颂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冷漠…绝情。」

「这么多年都没有变，不是很好么？」我迎上秦一迟的目光，漠然补充道：「还有，我现在叫林拂，袅袅林的林，拂生引的拂。」

「什么林？什么拂？」秦一迟微微一怔。

「不重要。」我抱臂看着秦一迟，问道：「秦一迟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关于莫连风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或者说你在隐瞒些什么？」

我认识的那个秦一迟并非一个心里憋得住事的人。昔日雪桑谷中我们几个整日厮混，他竟从未提到过莫连风的事，可见他根本就是有心要隐瞒的。

果然秦一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「我不是要隐瞒…只是我不知道有些事说出来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…还有…也不知该从何讲起。」

「你可以慢慢讲。还有，是好是坏、是对是错终究也不是由你决定。」

我说罢，便静静等着秦一迟开口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终于开始说道：

「我九岁那年随父亲来雪桑谷拜访，无意间闯入了后山药阁，被谷中瘴气所伤，是莫连风救了我。我想拜他为师，他起初是不愿意的。后来经不住我日日往药阁跑，日日中瘴气，他终于心软将我留下。虽未正式说收我为徒，只称留下我整理医书和药材，可我日日所见所闻所感，皆是外面见不着、闻不到、也感受不了的稀奇古法与珍贵药材。嘴硬心软，我小师父就是这样的人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我追问。

秦一迟的眉毛皱成了一团：「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小…很多事也弄不清楚…只知道小师父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」

「他在找什么东西？」我问。

秦一迟欲言又止，上下抿了抿嘴唇，才说道：「具体的我并不清楚…但我猜是药方…他每日都在药阁里不停折腾…比对药材…翻查藏书…一度达到近乎痴癫的地步。」

「药方…」我喃喃念叨，浑身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。我抬眼盯着秦一迟，沉声问道：「你说他翻查藏书？可还记得都是些什么书？」

秦一迟边回忆边说道：「什么书都有…大多是药书古籍，还有…族谱和家书。」

「族谱？家书？」我怔然张了张嘴。

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问秦一迟道：「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，他为何要找那东西？」

秦一迟摇了摇头：「他没有说过。而且可能是心灰意冷了…后来他便不再找了。」

「活着时候遍寻谷中也找不到的东西…都放弃了的东西…为何死后还要找呢…」

我喃喃自语，愁眉不展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秦一迟忽然愣了一下。

「没什么。」我敷衍道。

「你说…死了还要找。」

秦一迟明显是听到了。他眼溜溜的眼睛直盯着我，阴森森问道：「你问了这么多我小师父的事，却一句也没有再提莫英。那只鬼，不是莫英，而是我小师父莫连风对不对？」

不得不说，秦一迟很聪明。虽说年少时颇爱撒泼打滚，然脑子的的确确是几个人里最好用的。

事已至此，再瞒下去，倒显得刻意。于是我点了点头。

秦一迟许久没有再说一个字。

我缓声道：「你放心，你弟弟应该不是他害死的。」

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」 秦一迟眼神如炬。

我没有说出我的推测，只是认真说道：「我不会妄下定论。一切还需要向莫连风求证。他自死后一直游荡在雪桑谷，也许知道干尸的真相。可是他现在躲起来了，昆仑的寻鬼术受药气影响施展不了。所以我要捏住他的命门，逼他现身才行。」

秦一迟狐疑地看着我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为了让他放心，我便又道：「放心吧。不会让他魂飞魄散的。我是度他，不是害他。」

如果他乖乖听话，跟我回地府，自然不用魂飞魄散。

我如此腹诽。

我的话落地许久，秦一迟点了点头：「我相信你。何况我也想揪出害死阿行的罪魁祸首。可是…我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。」

不等我开口，秦一迟又补充道：「可我知道一个人，她应该很了解我小师父。只是这个人，你未必找得到。或者说，她是否还活着，我也不敢确定。」

「什么人？」我问。

秦一迟道：「文珠。」

「文珠？」我蹙了蹙眉。

秦一迟说道：「文珠姐姐是药阁的侍女，一直跟在我小师父身边。若说这谷里与我小师父最亲近的人，应该是她了。」

「那她现在何处？」我问。

秦一迟摇了摇头：「听闻当年她回家省亲，便再未回来。此事我小师父还托了我父亲去江湖上打听，可惜，始终没有音讯。文珠说的那个村子根本就不存在。」

「莫连风…拜托你父亲寻人？」我有些惊讶。

秦一迟笑了：「是啊，鬼医莫连风，从不开口求人的。所以文珠姐姐对他来说，真的很重要。」

重要…重要…

秦一迟的话提醒了我。也许是我先入为主，总觉得珍贵的一定是个物件儿。若莫连风要找的，或者说…要等的，不是个物件，而是一个人。

我呼了口气，对秦一迟道：「我出来很久了，苏温还在等我。我先回去了。」

说罢，我便转过身去。然刚迈出两个台阶，就听见身后传来秦一迟的声音：

「诶…姜叶颂！」

这一次我没有假装听不见，而是停下脚步，微微侧过头。

「万事小心。」他只说了这四个字。

【15】

我回到房间的时候苏温还没回来。我便先行烧了纸回地府，询问一些事情。

这几日玉佩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阎王大人也不知道又去了哪里鬼混。自打鬼王回来，他便有意无意躲着鬼王似的。说不待见吧，当初还给人家鬼王办接风。说他怕鬼王吧，自打鬼王肃查地府，我也没少瞧见他偷偷翻白眼儿。所以我也想不通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

地府给我回消息的时候，苏温正巧回来。我端着那黄纸还来不及看，便瞧见苏温一瘸一拐，拐进了屋来。

「你的腿…」我蹙了蹙眉。

苏温把剑放在了桌子上，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盏茶，便倒便说：「可别提了…」

咕咚咕咚，苏温连喝了几大口早已冷了的茶，抹了抹嘴，继续说道：「雪桑谷的后山竹林深处有处石门，我好不容易施术进

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」

「怎么着？」 我来了精神，瞪大眼睛等着下文。

「那里头有条狗！」

苏温咧着嘴，一副不堪回首的模样。

我想给他一杵子，但我怕他回去告我滥用职权打压下属。于是我只能强忍着，问他：「一条狗，然后呢？」

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」 苏温摸了摸自己的心脏，云淡风轻。

「它咬你了？」 我咬牙问道。

苏温摇了摇头：「吓都给我吓死了。我是拔腿就跑，可能跑得太快…有点儿抽筋儿。」

「抽…」 我额上三道黑线，一拳头锤在桌面上，不可置信得盯着苏温：

「一条狗？一条狗就给你吓回来了？！」

苏温一脸惊愕，对我道：「那可不是一般的狗，它比人还高，比狮子还壮，有九个脑袋！」

说着，苏温伸出手指，比了个「七」。

「九个脑袋…」 我微微愣了一下，即刻又问：「你有注意它的爪子么？」

「我正要说这个！」苏温宛如遇到知己，凑得又近了些，神秘地道：「那狗每只爪子上竟然有二十几根指头！二十…几来着…」

苏温在心里数着。

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：「二十四…」

「对！二十四！」苏温拍了拍桌子。

「诶…？大人你怎么知道它是二十四指…」苏温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。

我没理他，沉浸在自己的惊愕之中，喃喃念叨道：

「nǚ è …」

苏温点了点头：「长得是挺虐的…」

我叹了口气：「是猋…我说那大狗的名字是猋。」

说着，我给苏温写了下来。

苏温看着那字蹙了蹙眉：「这破名字，该不会又是异诡阁起的吧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谁起的我倒是不知道…但这东西一直守在袅袅林中，是袅袅林的最后一道关卡。」

苏温可是有理有据了，此时又拍了拍桌子，腰板儿也挺直了不少，振振道：

「你看看，袅袅林的最后一道关卡，我过不去是不是很正常？」

苏温话音刚落，神色却变了。他看着我，蹙眉问道：「袅袅林的凶兽，为什么出现在这儿？」

我亦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只能摇了摇头：

「不知道…我知道那个石门后面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」

苏温想了想，说道：「既然是袅袅林里的东西，大人你应该知道怎么过关的。不如…」

他话没说完就被我一泼冷水给浇醒了。我幽幽说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这袅袅林里的魇和押魂使之间是有血契的，每个押魂使都有对应的一头魇，而那头魇也只听它契主的召唤。所以单独的一个押魂使绝不可能进入袅袅林，必须要五个押魂使一起，五头守着最后关卡的魇才会全部放行。」

苏温点了点头：「所以你们五个，互相配合，也互相牵制。」

我「嗯」了一声儿，又道：「不止我们，历代的押魂使皆是如此。」

苏温蹙眉问道：

「可…现在地府的押魂使不是只剩下你和檀逢大人了么？」

我给苏温解释道：「虽说如此，可他们三个的血契并没有解除。若要进入袅袅林的最深处，还是需要他们的配合。不过…如今地府已经在选拔新的押魂使，等新官上任，原有的血契解除，他们便会有新的契主。」

苏温想了想，又说道：「可是…如果袅袅林只有五头魇，那这一头必然是你们其中之一的契兽。不若问问其他几位大人？」

「不。」我叹了口气：「离开地府前，我才巡查过袅袅林…那五头魇都在那里守着，这个，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。」

「那要不要再给异诡阁烧信问问？」苏温问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：「先不用。如果那石门背后真有什么至关重要的，我可能要亲自回趟地府。」

说罢，我又问：「除了这个，可有别的收获？」

苏温老实说道：「鬼呢，是半只都没找到。」

我浑身一瘫，差点倒在桌前，对苏温这鬼小子，我就不该有所期待。

岂料，苏温大喘气儿，还藏了一手。只听他幽幽道：「但我打听到一件事儿，雪桑谷近十年来偶尔会有人失踪。我怀疑他们被抓去做了药引。于是我给地府烧信要了近十年的雪桑谷死簿，那几位，的确是血尽而死，且是至阴时辰生人。」

「厉害啊！」我看着苏温，笑了一下。

等等…失踪？

我忽然想起一个人。

「死簿还在你手里么？」我问。

苏温点了点头，从衣服里掏出了一张纸，平放在了桌子上。

我仔仔细细看了过去，一遍又一遍，却没找到文珠的名字。

「大人你在找什么？」苏温问道。

「还记得后山的药阁么？」我抬眼瞧着苏温，压着嗓子问道。

苏温又点了点头：「莫连风生前常去的地方，之前也都布过苦陀铃的。」

「我觉得他就在那儿。」我说道。

在苏温疑惑的神色下，我给他重新讲了一遍从秦一迟处打探来的消息，关于莫连风，也关于文珠。

我以为苏温会关心莫连风翻遍古籍究竟在找什么，再不济也会关心文珠是谁？为什么失踪？

可苏温的关注点却异常清奇。

「大人…你露馅儿了…？！」他非常真挚，又略带无语地看着我。

「我…」我嘎巴了两下嘴，也反驳不了他。只能剜了他一眼，道：「我说了我是昆仑的人，这怎么说也不算彻底露馅儿吧。」

苏温撇了撇嘴：「大人，他既能猜到莫英早就死了，也能猜到那鬼是莫连风。你觉得…他会信你的鬼话？」

「我…鬼…」我伸出手指，支吾了许久，终究还是无言以对。

苏温这鬼小子，干啥啥不行，说话倒是一个顶仨。回到地府说啥我也给他整到谈判队里去。下回再跟九重天交涉，放出我们苏温，一定咬得他们哑口无言。

「咳咳…」

想着，我挑了挑眉，露出奸笑。

「大人！你还有脸笑！」苏温蹙眉。

「我…脸…」我一拍桌子，怒目圆睁：「苏温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！」

这才几日，苏温这鬼小子竟然丝毫不怕我了，称呼也从您彻底变成了你。此刻他掏了掏耳朵，极其敷衍得安抚我道：「大人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小心那个秦一迟。」

我正气极，苏温跟个没事鬼一样，接着说道：「如大人所说，过几日便是莫连风的冥诞，那么，莫连风的生辰便不是鬼月至阴时辰…他不是死于诡术，他可能真的如莫琮所说，是病死的。那那个文珠呢？为何突然就失踪了？难不成…她也成了干尸了？！」

我摇了摇头，指了指桌子上雪桑谷十年死簿。说道：「她的名字不在上面。」

苏温忽然抱起胳膊，盯着我看，看得我浑身发毛，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害羞。

苏温这鬼小子，小模样儿还挺好看。

若放在以前，九重天与地府不合那几年，送去和亲也是极好的。

想着，我又露出奸笑。

「大人…大…人…大人！」苏温忽然大喊，吓我一跳。

还是别送去九重天了。就他这大嗓门儿，在清静的九重天，不到三天，就得被送回来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问。

「你手里的那一团是什么？」苏温问道。

我蹙了蹙眉：「什么一团…是信！你回来时候我正要看地府的回信。」

「哦…」 苏温笑了一下：「可是地府的信马上就要让你揉碎了…」

说着，苏温指了指我紧攥的手。

我低头一看，好家伙。好好的一张纸，让我给揉成了团，中间还露了几个窟窿。

「地府这纸，质量也不咋地啊。」 我咳嗽了两声儿，慢慢展开手里皱巴巴的纸，尴尬得抖了几抖。

看着那信，我微微张开了嘴，喉咙一哽：「看来…我必须回趟地府了。」

苏温好奇凑了过来。那异诡阁的骆无极吝嗷言语，纸上只写了断断续续的一行字：

编号 0577，任务失败，现服刑于灵幽台。

苏温见字，骤然严肃起来，皱眉望向我：「大人，你问了什么？」

「我问了文珠是否已经死了…地府有没有她的消息…」 我忽然有些恍惚，冰冷之感骤涌于头顶。

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抬头看着苏温道：

「编号 0577，文珠是名鬼差。」

【16】

彼时，看着那回信，我十分震惊。

苏温看着我，眼睛微微睁大，指着那信，冷幽幽问道：「地府的鬼差犯了错大多降职，重一些的革职投胎，即便去玉露池都是罕见。她究竟犯了什么大错，竟要去灵幽台燃烛三百年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：「灵幽台有去无回。我必须立刻返回地府想办法见她。我走的期间若有人找我，拖着些便是。」

于是，我回到了地府。

灵幽台虽说不属于什么禁地，但地府诸鬼一般也都不会去那儿触霉头。

我徘徊在灵幽台外，按理说这里由鬼卫负责，我应该直接去找他们。然自打鬼王肃查地府，原有的情面是统统没有了。用檀逢的话说，那就是：

押魂使的面子还不如那刚纳好的鞋底子。

我正琢磨着，忽然有个鬼差喊我名字：「可是林拂林大人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：「你找我？」

鬼差谄媚得笑了笑：「是异诡阁骆大人找您。他说见着您，便告诉您他在异诡阁六层等着。」

骆无极这老贼，是摸准了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
「行了我知道了。劳烦了。」我提剑拱了拱手，便抬腿往异诡阁去了。

刚进异诡阁，我就被一股子浓烟差点给熏出来。要说这异诡阁我也来过几次，然这第一层我就没有一次不是捏着鼻子进去的。

异诡阁的第一层，九九八十一根檀香，终年不断香火，供奉诸佛。

一群鬼，整日烧香拜佛，你敢信？就连那九天外大慈大悲的佛祖估计都不敢信。

异诡阁的第六层，都是些奇书杂卷，有异诡阁的鬼侍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了骆无极所在之处。我踏进门时骆无极正端坐在正中央的案前，闻声抬头，不怀好意得对我笑了笑：

「林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」

「为什么找我？」我其实有点儿明知故问。

骆无极说道：「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找我。」

我盯着他，问道：「骆大人知道如何进灵幽台？」

骆无极笑了：「灵幽台如今你是进不去了，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。也许我可以发发善心告诉你说不定。」

「你知道文珠的事？」我依旧半信半疑。

骆无极手中摆弄着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口中幽幽说道：「文珠以前在异诡阁当差，你说我知不知道？」

我蹙眉打量着骆无极，此刻他正翘个二郎腿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瞧他那模样我便知道，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我眯了眯眼睛。

「帮你啊。」他笑道。

我哼了一声儿：「我是说，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。」

「我要你帮我个小忙 很小很小的忙。」骆无极眼里透着精光。

「您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。」我假笑着。

骆无极敷衍得拱了拱手：「过奖过奖。」

「说吧，什么忙？」我问。

骆无极道：「不急不急，你先应下，等雪桑谷一事完结，你再帮我。」

我狐疑得看了他一眼。虽说我总觉得事情没他说得那么简单，然我倒也不信他骆无极敢提出什么出格的要求。

「我答应你。」我说道。

骆无极伸出手，笑看着我。极不情愿得，我走过去与他击了掌。而后便问道：「掌也击过了，现在你可以说了么？文珠当初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」

骆无极伸了个懒腰：「当年异诡阁的卷宗有一部分的誊抄本遗落在外，她是去销毁誊抄本的。」

我愣住了：「誊抄本？地府的东西为何阳间会有誊抄本？」

「这可就说来话长了。」骆无极看着我，极其古怪得笑了一下，说道：「三千年前，地府有个押魂使偷偷誊抄了其中一卷，在阳间修炼诡术，致使那一卷的誊抄本一直流落阳间。我们找了她好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文珠被派上去执行这个任务，可她却失败了。」

「押魂使？」我大惊失色：「你是说地府的押魂使在阳间修炼诡术？」

「就在雪桑谷中。」骆无极点了点头。

「胆大包天…」我喉咙一哽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我一直以为我的胆子已经够大了，虽说整日吵吵着让那些鬼魂飞魄散，然真正这么做的，三千年来也不过就那么几次。这个押魂使真的可以用胆大妄为来形容了。

「那头猋…」我忽然反应过来，说道：「苏温在雪桑谷后山看到了一头猋，似乎在守着什么东西。所以那头猋，就是当初那个押魂使带走的契兽。」

骆无极点了点头：「大概是吧。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只有文珠知道。可她的嘴很严，很多事直到她被送去灵幽台也没有说。」

我蹙了蹙眉：「任务失败…还缄口不言…文珠她…也在守护那石门背后的秘密么？」

我想不通，紧接着问道：「可即便文珠任务失败，也不至于要去灵幽台。究竟是为什么她要领如此重的责罚？」

骆无极幽幽道：「因为她背叛地府，不仅没有拿回誊抄本，还告诉了他另一半的秘密。」

「他…」我盯着骆无极：「谁？」

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

骆无极咧了咧嘴角：「莫连风。」

我呼了口气，又问：「你说的另一半的秘密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
骆无极道：「昔日那个押魂使只留下了一半药方，都是些阳间能寻到的。不好找，可终归是找得到。可有一副不寻常的药引她没有留下。少了这味药引，本可相安无事，可文珠泄露了出去，将埋下的祸根彻底拔了出来。」

「药方…药引…」我喃喃重复着。

骆无极鬼笑了一下，伸出手指隔空点了点：「你应该已经想到了。」

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：「《十三凶煞•拂生引》…那个押魂使当年从异诡阁誊抄的走的…是愈生还阳之术…」

「不错。」 骆无极点了点头：「至阴之血可引纯阳。这个药引那个押魂使没有留下，可文珠背叛地府，扰乱了阳间秩序。你觉得她难道不应该被送到灵幽台么？」

「难道莫连风也在练诡术么…可是分明是…」 我实在想不通，话说一半就不说了。

「可分明是莫琼，是么？」 骆无极好似我肚子里的蛔虫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骆无极道：「据文珠所说，莫连风因为始终无法狠下心去取人性命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诡术。」

我想了想，又问道：「我有一个问题…至阴之血而已，取便取了，定要取到要人性命的地步么？」

「因为这味药引才是这诡术的重头戏，少量的血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」

骆无极边说着，边搓着手里那块早就被摸得光华的古怪石头。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那石头上转移出来。

我叹了口气：「那昔日那个押魂使，只留下普通的药方，而没留下这最重要的药引，也是因为觉得太过残忍么？」

骆无极笑了：「残忍？昔日她从地府逃走，躲在雪桑谷修炼诡术，多少人死在她的手里。她怕地府发现，滥用押魂之术，使那些鬼魂被封于雪桑谷中几十年，直到她身死，才得以往生。临终前她虽销毁了那个药引的记载，然不过是想为后世子孙累积福报。这点儿善意，本就是残忍的一部分。」

「等等…」我眉头紧锁，一眼不眨得盯着骆无极：「你刚刚说'身死'？她不是押魂使么？」

骆无极眼里透着幽光，复露出那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来：

「不然你以为她修炼的是什么？想得到的又是什么？」

紧接着，骆无极阴沉沉道：「还阳之术，那个押魂使，成功了。」

「不可能…」我打了个寒战：「这世上，谁都不可能逆转阴阳。」

骆无极懒散道：「没什么不可能。我异诡阁的卷宗，没有一份是假的。何况…这诡术，在她之后还成功过一次。」

我心里一沉，想到一个人。

「那个皇帝…」我喃喃说道。

苏温说过，三千年前有个皇帝痴迷这种邪术，遍寻天下奇人异士为其炼制丹药，最后真的成功了。

我摇了摇头：「我以为那只是个传说。」

骆无极哼笑：「所谓传说，皆是打着虚幻幌子的真实。林拂，你做鬼差三千年，做押魂使也有七八百年。这个道理，你还不明白么？」

紧接着，骆无极忽然问道：「你不想知道那个押魂使叫什么名字么？」

「什么名字？」我问。

「殷如惜。」骆无极说道。

殷如惜…

我心头一紧，这名字听着，倒是有些耳熟。可我却一时想不起在何处听到过。

骆无极看着我，问道：「你还记得她么？」

我盯着骆无极的眼睛，幽幽道：

「她做押魂使的时候我只是个小鬼差，按理说我应该没见过她。或者说，我应该记得她么？」

骆无极点了点头，古怪得扯了扯嘴角：「你会记起她的。」

如此吊人胃口的话，也就他骆无极能说得出来。不过要让他失望了，我并不感兴趣。现在我只想完成任务，赶紧回到地府。

于是我问道：

「还有一个问题。莫连风，他究竟是不是在等文珠。他知道文珠是鬼差么？」

骆无极道：「他不知道文珠的身份，不然也就不会到处托人去找了。但他究竟是不是因为在等文珠而不肯走…就要你自己参悟了。毕竟…莫英也没告诉我。」

「莫…」 我震惊得张了张嘴：「你说莫英？他死后来过你这儿？」

骆无极极其无语地看着我，说道：「不然你以为我异诡阁是如何延续至今的？那可有一大部分是我们一点点一点点从那些鬼的嘴里抠出来的。」

「低级…」 我十分嫌弃。

真没想到，堂堂异诡阁，竟靠这种方式挖消息。

等等…再等等…

我抬起头，阴森得看向骆无极：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早知道那鬼就是莫连风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 骆无极毫无愧意。

我气得攥了攥手中的剑：「那你不早说！我和苏温白费了多少工夫你知不知道？！还有，地府还要拉着张大脸去问录命司，你有没有心？！」

我如此激动，骆无极却异常平静。他轻轻笑了一下：「林拂，你是傻了么？你该不会忘了，异诡阁的规矩是不问不答。即便是阎王，也不例外。」

「规矩…异诡阁都是鬼才，都是鬼才啊！」我插着腰，气得点了点头。

「过奖过奖。」骆无极再一次敷衍得拱手致谢。

我伸出手指，隔空狠狠点了点骆无极。

「还有。」骆无极笑了一下，十分神秘得从旁边桌子上拿起一张黄纸，说道：「恭喜你解锁一个新任务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怀疑我是糊涂了，出现了幻听。

骆无极笑道：「鬼王大人说了，若你来问文珠的事，便要你一并将她未完成任务也给结了。销毁誊抄本，全部。」

说罢，黄纸自他指尖飞旋，飘到了我面前。

我接下黄纸，几乎已经按捺不住撕碎鬼王的一颗躁动的心，咬着牙道：

「鬼王大人为何要把任务下给你，而不直接给我？」

「哦…」骆无极相当淡定：「可能他不想见到你。」

【17】

异诡阁内，我端着那鬼王新下的任务，七窍生烟。

我努力平静地看着骆无极，问道：「雪桑谷后山的石门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」

骆无极笑道：「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可是我猜…誊抄本可能就在那里面，莫连风…可能也在那里面。」

我问道：「你的意思是若想销毁那个誊抄本，抓住莫连风，就必须得那头麒放我过石门才行？」

「那是最直接的办法。但我劝你还是试试别的。」 骆无极说道。

「为什么？」 我蹙了蹙眉。

「为什么？」 骆无极道：「我说过，当初的那个押魂使还了阳，如今已经死了不知多少年。那契兽早就易主，现今那血契在谁身上，异诡阁也不知道。不过…如果你是殷如惜，你如果要留那凶兽为你看家护院，你会把新的血契缔结在谁的身上？」

「如果我是她…」 我思量着，口中喃喃：「我的孩子…或者说…后人。」

「不错。」 骆无极点了点头：「结合文珠三缄其口的状态，我觉得现今那麒的契主，应该是莫连风。」

「这不是个死循环么？」 我微微摇头：「如果莫连风在石门后面，如何能让他出来，召唤凶兽，打开石门。这是根本不可能

的。」

骆无极扬起嘴角，说道：「我的猜测已经告诉你了，至于办法就要你自己想了。」

我有那么一会儿没有说话，而后沉着声音问道：「如果没有血契…降伏魇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异诡阁有什么方法么？」

骆无极笑了一下：「我在地府这么久，从未见过有谁能够绕过没有血契的魇，进入他们所看守的地方。」

我攥了攥拳头：「那岂不是…永远也进不去那石门了？莫连风怎么会蠢到自己走出来，再领我们进去？这次的任务…分明是那…是那…」

分明是那鬼王给我下的一个绊脚石。

我如此腹诽，嘴巴开了又闭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那边骆无极就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轻笑了一声儿，而后微微仰起头，幽幽说道：「总之，没有人能够降伏没有血契的魇。」

说罢，他似乎忽然想到什么，眯了眯眼睛：「倒也不是没有。只是那是几万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地府还不叫地府，而叫冥府。曾有一只鬼徒手斩杀了三头看守重犯的魇，虽说身受重伤，但的确是做到了。」

「谁？」我问。

骆无极看着我的眼睛幽深透亮，一字一字沉沉说道：

「昔日幽冥十三凶煞之首，龙阁帝鸢。」

「帝鸢…」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骆无极笑了一下：「所以我说，劝你试试别的办法。」

骆无极说罢，伸了个懒腰：「话已言尽，也到了骆某休息的时候了。林大人，慢走不送。」

说着，冲门口比了个让的手势。

我转身出门前，忽然又想到一件事。于是停下来，回过头看着骆无极道：

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」

骆无极静静看着我，似乎在等着我开口。

「那个还了阳的押魂使，死后去了哪里？」我问道。

「投胎去了。」骆无极说道。

我有些惊讶，问道：「地府没有责罚她么？」

骆无极笑道：「她还了阳，就是凡人。以凡人之躯身死来到地府，又如何再以押魂使的身份去惩罚她呢？地府没有这样的规矩。」

我哼了一声儿：「又是规矩…」

骆无极幽幽道：「话虽如此，可是她的后人一直都在受着责罚，也算是她背弃地府，逆转阴阳的代价吧。」

「后人…」我蹙眉念着，忽然好像明白了：「雪桑谷…她在雪桑谷修炼诡术，她是雪桑谷的人。」

骆无极点了点头：「那押魂使就是雪桑谷第一任谷主的夫人，殷如惜。」

【18】

我回到雪桑谷的时候已是夜里。苏温一直在我房间里等着。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坐得挺直，正端着一盏茶，微微侧过头来，我忽然一阵恍惚。

他很像我从前认识的某个人。可那人烂在记忆的最深处，千年而来，似乎只剩下一个不清不楚的轮廓。如今，随便的什么人竟都能与他相似了。

想着，我暗自笑了一下，心中感触却不知是酸涩还是无奈。

坐下后，苏温给我倒了茶，我喝了一口便开始讲在地府打听到的那些事。

一席话听罢，苏温蹙着眉，冷声说道：「不行。那帝鸢是什么人，你拿什么和她比？」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「我知道，她能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。」

「错！」苏温有些凶狠地盯着我，说道：「你是一定做不到！所以别去送死！」

我愤怒之余，有些感动，然感动之余，还有些无语。

「苏温，我是鬼，已经没有办法再死了。」我半开玩笑道。

可是苏温似乎很严肃。他的一双眼睛一直就没离开过我的双眼间，就那么看着我，微微闪烁，仿佛带着某种莫名的…恐惧。

「苏温…」我抿了抿嘴唇：「地府的差事，谁都拒绝不了，无论是我还是你。这个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。」

苏温喉咙一哽：「可是…」

「没什么可是。」我坚决打断了苏温的话，沉沉道：「我意已决。」

许久，苏温点了点头：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

「不行！」我几乎拍案而起：「我尚没有胜算，你去了，便真的是自绝后路。」

苏温十分平静地看着我，缓缓道：「若我不能去，你便也不能去。林大人，我知你奉命领三号牢房来阳间办差。但三号牢房自来是我说了算，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往后亦如此。」

「苏温你…」我不解地看着苏温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他无比陌生，同这些日子来我认识的那个苏温完全不同。

苏温沉了口气，说道：「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把莫连风给引出来，总有办法结这个差事，不至于让三号牢房交不了差，也不至于让你我都丢了鬼命。」

「引出来？你想怎么引…那…」

我有些激动，可说着说着，我忽然给自己说通了。最开始，在我尚不知莫连风要等和要找的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要用那东西引他出来的。而今却因一头馕而横生枝节，倒是我想得愈发复杂了。

我对苏温道：「你说的对…引出来…如果莫连风真的是为了文珠才留在谷中。那么只要文珠回来，他便会现身。」

苏温淡淡道：「可真正的文珠回不来了。」

「没错…」 我十分赞同得点了点头：「但是只要同地府要来画像，我们便可以有一个假文珠回来。」

「哪来的假…」 苏温说着，抬眸撞见了我诡异的眼神。

「大人…你…」 苏温的脚不安分得动了动，似乎想要逃跑。

我一把按住他的肩膀，眯着眼阴森森道：

「苏温乖，只要你好好扮成文珠，大人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以后啊，在三号牢房，还让你说了算！」

夜凉如水，冷风嗖嗖。苏温打了个喷嚏，因深感是自掘坟墓，终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
【19】

文珠画像传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的。文珠的样貌与我想象之中略微有些不同。之前想着，地府既派她上来接近莫连风，总归该是个风情万种的女鬼，稍微不济些，该有的明丽动人也须是有的，然却不想只是个瞧着年纪不大，勉强算作清秀的小丫头，唯有一处让人能多看几眼的，大概是那一对浅浅的梨窝。

苏温好信儿，凑过来看。

「好看么？」我抬眼问。

苏温笑了笑：「没有大人好看。」

我看了苏温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不用讨好我。凭你夸烂了你的嘴，媚瞎了你的眼，今日你也得给我扮成文珠。」

「不是…」苏温忽然像是浑身散了架子：「大人，我堂堂一个男鬼，你怎么忍心让我扮成个女鬼？」

「你不扮谁扮？」我斜眼问。

苏温吭哧起来，眼神闪烁：「那您…您…您自己…不成么？」

这会子求到我，称呼终于又从「你」变回「您」了，也没了方才那呵斥我时冷冰冰的嘴脸了。我笑了笑，又摇了摇头：「小苏温，你也知道大人我脾气不太好。若是关键时候我受不了他在我面前哭天抢地，一个顺手让他魂飞魄散了，可怎么好？」

苏温看着我，十分无语。但他心里一定也清楚，我并非是干不出那让莫连风魂飞魄散的事来。于是，号称在三号牢房说了算的苏温，不得不勉强应下了我的要求。

入了夜，我跟这苏温来到后山。为免有人打扰，我在竹林外设下了鬼障。

石门之外，我侧耳听了听，却什么动静也没听见。

「大人，你真的确定莫连风在里面？」 苏温问道。

我压着嗓子道：「骆无极那老鬼，虽说瞧着不着调。但他的猜测，从来不是无根无据。他既这么说了，没有十成可能，最少也有八成。」

苏温点了点头。

「开石门。」 我说道。

苏温问道：「大人，你真觉得这样有用么？」

「如果他真的在里面，就一定会出来。」 我说道。

苏温没再说什么，掌间运气，专心对付起那石门来。

就在那石门裂出一缕缝隙的时候，我听见了窸喉咙里发出的轰隆响声。石门开到一半，那窸的几个头明显已经陆续苏醒过来，瞪起血红的眼珠儿，似要扑食一般。极其迅速得，我指尖一弹，将那文珠的画像送进了石门之中。其实我也想过，那窸会不会扑过去将画像咬得稀碎。但据我多年来在袅袅林中的观

察，觑这凶兽根本是个蠢兽，它只对血的味道敏感，身体里流淌着血的任何生物，哪怕是死了的鬼，它都会拼命撕咬。但是对于没有血气的所有东西却不见得多感兴趣。这也许就是袅袅林看守的漏洞，但我思虑了许多年，也没真正得试验过。而今看来，我猜得一点没错。

莫连风出来的时候我与苏温已经等了许久。久到苏温酝酿好的感情都已经快要消耗干净了。

「文珠！」

莫连风脸上的欣喜因为远处灼目的火光而骤然消失。他忽然停下脚步，警惕得看了眼四周。

彼时，假文珠，也就是苏温，早已被我困在火圈之中。而我已然躲在暗处。

「不要过来！」

苏温大喊。

莫连风眼露急色，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：

「文珠，不要怕！我来救你！」

「不要过来，昆仑的人在引你上钩！」 苏温又是一声儿大喊。

苏温这鬼小子临场发挥是真不错。莫连风此鬼极其狡猾，不演得逼真一些，他恐怕不会放下戒心，轻易相信一个失踪了十几年的人会忽然出现。

「如果你过来，我就死在这儿！快回石门后面去！」苏温泫然欲泣，明显又开始给自己加戏。

莫连风身子微颤，眼里映着火光，攥了攥拳头。口中喃喃：

「昆仑的人，能奈我何？！」

他动作极快，虚影一般向苏温冲了过来。就在他刚刚接近火圈，我也准备好了随时出手的时候，他却忽然收回了已经伸出的手。

「你不是文珠！你究竟谁？」莫连风冷目灼灼，声音冰涩。

「我是文珠啊。」苏温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「你撒谎…文珠只有一个梨窝，而你是两个！」

说着，莫连风感觉到不对劲，转身就要往石门跑。

靠！我就说不能随便加戏！苏温这小子没事儿表演什么喜极而泣！简直偷鸡不成蚀把米！还有骆无极那个老贼，枉他号称天下第一聪明鬼，地府的大脑，异诡阁的心脏。就连人家文珠是几个梨窝，他都弄不清楚！我算明白了，这俩鬼完全就是我林拂攢修为之路上的绊脚石。

此刻苏温已经追了过去。但眼见着他那小碎步，就没可能追上头也不回的莫连风。

如果莫连风躲回石门后，再想让他出来，基本就不可能了。于是我阴森森眯了眯眼睛，从身侧悄然抽出了佩剑。

【20】

「莫连风！」

彼时，我大喊了一声儿，右手运气，砰然关上了石门。左手扬手一个飞剑，眼见着那剑笔直向莫连风后脑勺追去，莫连风回头猛得一躲。

此时我一把抓住了抛在半空的佩剑，又紧紧握回了手中。莫连风盯着我手中的剑，咬牙道：

「你不是昆仑的人，你是地府的鬼差！」

屁！我最恨别人说我是鬼差。

「在下地府押魂使林拂！」

说着，我腾然而起，自半空中向下将剑死死直插入莫连风的头中。

「大人！」 苏温忽然大喊。

我微微侧头，眼珠儿却盯着莫连风，回应苏温道：「放心，这点儿力度要不了他魂飞魄散。可再深半寸，我就不再保证了。」

莫连风被我这剑力逼着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发出震天悲鸣。只见他的额头骤然渗出许许多多汗珠儿，脸色惨白，一双眼睛极其怨愤地盯着我。

我咬着后槽牙，冷眼盯着莫连风，一字一顿道：

「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能做到你就眨眨眼，做不到我这手一抖，你也就解脱了。」

尽管莫连风极其不情愿，但他终究还是眨了眨眼。

我心中哼笑。阎王大人说得对，人之所以好控制，就是因为欲望，难以割舍的欲望。

「第一个问题，莫英和莫琮的事你知道多少。」我问。

莫连风道：「我知道莫英死了，莫琮顶替了他的位置，以他的身份活到现在。」

「哦？」我追问道：「那你应该在莫英死后见过他。他是死在他弟弟莫琮手里，对么？」

莫连风看着我，说道：「你既已经知道，又为何还要问我？」

「那我换个问题。」我冷冷问道：「至阴之血，可引纯阳。莫英是至阴之血，秦一行是至阴之血，雪桑谷中无故失踪的人也都是至阴之血。然既你当年已经放弃这诡术，为何又会被莫琮知道。」

莫连风道：「这个问题你该去问他。」

我眯了眯眼睛：「莫连风，文珠因为你而受灼魂噬魄之苦，而这雪桑谷每添一缕冤魂，便多增她一分业障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么？」

莫连风的眼睛忽然又亮了起来：「你说什么？文珠她怎么了？你真的见过文珠？！」

我看着莫连风，笑道：「不然你以为我哪里来的画像？不妨告诉你，昔日文珠为了你背叛地府，惹下天大祸事，如今去了一个比炼狱还要炼狱的地方。」

「地府…她是地府的人…」莫连风发疯了一般喃喃自语：「我早该想到的…我早该想到她并非一个普通人…能找到那药引的…怎么会是一个普通人…」

「如果想救文珠，我劝你跟我合作。」我说道。

「你要我做什么？」莫连风狐疑地盯着我，然眼神之中是难以掩藏的焦虑与担忧。

我问道：「我想知道当年那个誊抄本，还有文珠给你的药引誊抄本，现在何处。」

「你想做什么？」莫连风似乎很谨慎。

我说道：「我奉地府之命。一是抓你回去。二是了结文珠未完成任务，销毁誊抄本，终止这场人间灾祸。」

莫连风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抖着：「如果你完成了。那文珠她会离开那个炼狱一样的地方么？」

「不会。」我如实答道。

我很想告诉他，会。可我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许多年前，有人曾告诉我，虽身处幽暗，然应心向光明，只要心中有所坚守，便坦荡而无所畏惧。他那样的人，即便过了千年，可以依旧在人族的历史记忆中鲜活灿烂，一如当初。我曾一心想成为他那样的人，可惜千年来不过学到了皮毛。

良心，可能是他唯一教会我的，而千年来仍没有被我忘记的东西。

许久，我才渐渐缓过神来。看着莫连风，我缓缓说道：「虽然她不会离开那里。但是至少她的业障不再增加，不会每一日，都比前一日过得更加痛苦。」

莫连风乌青的眼眶中溢出泪水，包裹着若隐若现的红血丝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与他就这样僵持着。我没有再开口逼迫，因为我相信为了文珠，他一定会说。

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莫连风终于开了口。

「石门。」他说道。

「石门？」我蹙眉看着他：「你说誊抄本在石门后面？」

莫连风摇了摇头：「只有一半在里面。文珠给我的那部分被我随着那场大火给烧了。」

「你放那场火…是为了销毁关于药引的记载？」我犹疑问道。

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如此排场实在是有些大了。

莫连风叹息道：「昔日我为了找到药方，查遍古籍医书，写了很多笔记。我以为…」

莫连风欲言又止，话锋明显一转，说道：「总之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文珠也没有。」

我盯着莫连风，沉声道：

「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。如果你当真销毁得彻底，莫琼又是如何发现这诡术背后的秘密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莫连风脸色很难看，缓缓摇了摇头。

「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既然已经毁了文珠给你的那部分，为何不将剩下的誊抄本一并销毁，而是将它留在石门后？」我问道。

莫连风苦笑了一下：「将它留在那儿的不是我。若能销毁，我早便销毁了。只是那字刻在墙体中，早已成为莫家世代守护的秘密。」

我眉头一紧：「刻在墙体中？那石门后面究竟是什么？」

「莫家墓陵。」莫连风一字一字说罢，沉沉叹了口气。

「原是莫家的墓…」我兀自念叨着。

忽然，莫连风一个抬眼，眼神中古怪的锋芒让我莫名怔了一下。下一秒，他冷幽幽问道：

「石门后面，那主墓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人像。林大人想看看么？」

我淡淡回道：「不想。」

莫连风一顿，似是没想到我会如此没有好奇心。片刻，他轻轻笑了一下：「那我换个问题，三千年前，林大人身在何处？」

「地府。」我冷冷道。

「是么？」莫连风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：「不是在人间么？」

「胡言乱语。」我冷眼看着莫连风，毫不客气。

莫连风古怪得笑了一下：「是不是胡言乱语，只有林大人心中才有答案。」

他的这句话，我听得不清不楚，直到我随他进入石门，在那主墓的墙壁上见到那幅人像，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。明白了他为何最初见我眼神怨怼，为何言语之中透着强烈的、难以掩饰的埋怨。

幽暗阴冷的墓室中，橘色的烛火轻轻跳跃，画像前燃着的香火烧得正旺，徐徐冒出淡淡烟雾。透过层层交织的烟气与光圈，我终于看清了那挂在墙壁上的人像。

那怀抱琵琶，安静端坐，嘴角带着笑意，眼神却无比冷淡的女子，竟是我自己。

【21】

盯着那画像，我许久没有说话。我在回忆着过去几千年漫长的时光中，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一瞬，我怀抱琵琶，静静端坐，望着那正画着我的某个人，强装着笑意，眼中却暗暗压抑着刺骨的冰寒。

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人。

可是莫连风忽然开口，声音幽幽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「吾莫家先祖，莫镜云，林大人可认得？」

「谁？」我忽然看向莫连风，心中一震。

莫连风重复道：「三千年前楚国的虎林军统领，雪桑谷第一任谷主，莫镜云。」

我盯着莫连风：「莫镜云是你家祖上？」

我心中一沉。莫镜云…惜娘…殷如惜…原来是她，是他们…

莫连风眼角一颤：「看来林大人还记得。」
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冷淡得说了三个字：「怪不得。」